

# 感過金陵

## 目 要

長 江 作：

感 慨 過 金 陵

告別上海——繞行江北——感慨過金  
陵——江行雜感——洋管事——官僚行  
徑——離奇消息——無理羈留等

羅 人 偉 作：

流 離 轉 徙 中 的 旅 行

轉輾跋涉三千里——山行巖棲  
六個月

大 文 出 版 社 印 行

◎ 分八角一售實 ◎



## 卷頭小言

我們既然是一個精幹結實的人，當此大時代到來的時候，都應該肩負責任，捨身沙場，似乎不該發生「逃難」的行徑。話是說得不錯，但也不能一概而論。婦孺們沒有提刀上陣的魄力，也應該使他們移徙到後方去躲一躲的；而兵荒馬亂，交通阻梗，也應該由男子漢隨同照料。這樣說來，我想，無論是誰，總不會再說出過份的叱責了吧！

難中流徙，不同平常，荒僻小村，茅舍數椽，平時是無人過境的，如今因為要躲藏，大家不得不蜂擁而進；危崖當前，寸步難移，平時是避之惟恐不及，如今因為要求生，不得不捨命去跋涉；其他可悲、可感、亦慟、亦驚、淒涼顛沛之事，凡是平時所不易遭逢的，在逃難的過程中，却會不期然而然的彙集在流民的身邊。所謂「雪上加霜」，良有以也。

我們不希望把這些事，讓人們視作「往事如夢復如烟」似的輕易看過。這個場面太動人，這層含義太深切了，我們應該永永不忘，遺諸子孫。所以本書之刊行，並不是存心要提倡「逃難文學」，我們是要把這事刻劃得深切一點，使大家不容易輕忽的忘記。

目 次

感慨過金陵……………長 江作……一

從上海到漢口：告別上海——繞行江北——感慨過金陵——江行雜感——洋管事——官僚行徑——離奇消息——無理羈留——縱談——李杜時代——和不得

流離轉徙中的旅行……………羅人偉作……二一九

這回是逃難不是旅行——決定到杭州去——一位受微傷的兵士他委實太渴了——杭州山裏——他們相信他們的血不會白流——離開上天竺渡江去——到里山——里山的生活情形——從上海經寧波繞一個灣兒回里山——在杭甬途中——杭州都逃空了——到里山再走東梓關——叫兜子赴塗山——洞天福地的上塗山——東梓的出產和習俗——形勢緊張再攔上南塢——南塢的生活——領一張難民出境的護照再走麗水——桐廬訪雕陽廟——順流到嚴州——到達蘭谿——搭車奔金華——我的同學已搬到湘潭去了——轉道溫州回上海

# 感慨過金陵

長江作

一 從上海到漢口——告別上海

上海是中國交通最便利的都市，平時在黃浦灘邊，南北火車站，龍華飛機場以及公路站上，每天不知有若干千萬人來往，在旅行者本身和上海的住民，對於這千千萬萬出入於上海的過客，只是一種平凡的感覺，只不過覺得有些人來到上海，又有些人離開上海而已。

「八一三」抗戰爆發，上海對內地交通情形立刻改變，京滬鐵路之上海蘇州段不通了，如果要走鐵路的話，只能從滬西或者南市上滬杭鐵路，至嘉興轉蘇嘉路，至蘇州始仍入京滬正軌。上海和內地最主要的水路交通是揚子江一線，「江陰封鎖」又使這一線完全斷絕，不過上海蘇州河經蘇州通鎮江的內河水道，仍保留多少運輸價值，而京滬公路交通之繼續，若干重要人物的來往，仍給予上海以某種程度的安慰。日本飛機曾經不斷的轟炸我們的火車、汽車和蘇州河上的船隻，並曾炸毀了松江附近的鐵橋，造成了相當數目的傷亡和交通工具的損害，但是我

們艱苦的交通，仍然繼續着。

大場失守，接着是十月二十六日開北的撤兵，蘇州河南岸成了第一線，內河公路和鐵路交通，都受到極大的影響，在這一線上往來的人們，漸漸被人們看作珍奇了。十一月八日夜間，蘇州河南岸陣線因日軍在杭州灣北岸之登陸，松江之告急，而不得不向西撤退。日軍進佔了滬西，進圖南市浦東，於是上海至內地之舊有交通線，至此完全斷絕。上海漸由「半島」之形勢，轉化而成「孤島」！這時最近的交通線，是北經江北之甯通，轉內河或公路以至鎮江；南經甯波、杭州以入京贛。但是上海、南通間的長江水道，和上海、寧波間的海道，皆在日本海軍絕對控制之中，於是通過這一段，相當成問題。

然而時局一天一天的緊迫，日人飛機成隊的在南市浦東投彈，甚於繞過租界的上空，英法軍的高射砲已經對於越入租界上空的日機，不斷發空彈警告；焚燒的煙火，繼開北荒涼之後，而瀾漫於租界的東南西三面。無論如何麻木的享樂階級，也不得不暫時停止糜爛的呼吸，而關懷着租界週圍的戰爭了。

因為中國軍隊的撤退，大家都預料到日本一定對於租界內的活動，將取干涉的態度，特別

是在公共租界，恐怕還要要求行政權的更大參預，對於租界內之抗日言論，勢將要求取締，而對於一般抗日領袖分子，恐將用種種方法加以危害。果然，事實慢慢的來了，公共租界已經正式令租界內各種報章雜誌舉行「登記」，並令各種救亡團體停止積極活動，且對一部救亡團體加以搜查。據傳聞日方向要求租界當局逮捕四百名以上之所謂「抗日份子」及壓迫租界中抗日言論的流行。十一月八日晚，蘇州河撤兵之後，日本已經在法租界中心的霞飛路和公共租界的南京路大量出現。許多人從外僑方面所得消息，租界當局對於日軍之強力要求，並沒有有效的拒絕辦法。於是大家的情緒，一天比一天緊張。

本來，上海是無永久防禦工事的地帶，在日本海陸空的主力威脅下面，我們當然無死守的可能，而且從軍事的觀點上說，更無死守上海的必要。照我們以蘇嘉路為軸心的國防工事說，上海本不在陣線之內，上海的失陷，本不值得大驚小怪，然而許多迷戀上海物質享受和缺乏遠見的人們，却把上海的退出認為是意外，認為是極重要的失敗，而感到悲觀與張惶。

「到內地去！」這本來是從上海的地位，考慮中日戰爭時起碼應想到的事情，然而過去政府 and 民衆，還未曾澈底的把苟安心理肅清，未曾切切實實的把上海的地位看透，未曾將應該移

往內地的物質和人才早日安排。對上海有切身利害關係的人，對於「八一三」以後的戰事，還抱着多少瓦全的幻想。到了上海已成孤島的時候，始感到不到內地別無他法。然而交通又太不容易了。

十一月九日以後的上海，對任何方面的交通，「中國人」的交通工具，全部不能使用，只有外國輪船才有通過日本海軍封鎖線的特權。無論走南通、甯波、青島或者香港，都成了外商輪船獨佔的航線。

蘇州河的撤退，無論如何苟安的人也覺得不行了，於是乎大家都想走，而怡和、太古兩個公司的船，又只有那幾隻，每天還不能平均有一只船走，粥少僧多，於是乎擁擠，船票預買到一個星期以上，輪船公司更乘機抬高船價，上海到南通本來是三元，現在是實價八元，而八角的統船票，經過買辦和小賣票所的操縱，有的是出了六元五角，有的代價。

十一月十日傳來消息，從寧波進上海的英國商輪，在吳淞口被日軍檢查了十三小時之久，於是我們十一日離滬的人們，就存了戒心，一切名片文件都不敢隨身攜帶，並且準備好了避免日軍注意的方法，和萬一應付日軍盤問的語句。



太古輪船公司是那樣毫無情面的對待旅客，武穴輪是十一日清晨七時開船，而十日夜間還不允許客人上船。然而誰也知道船少人多，要不早一點打主意，就有落後的危險，所以兩三千的難民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幼幼，在十日夜間已經黑壓壓的擁滿了太古碼頭，露宿待旦。半夜的黃浦江邊，車輛和行人，因為租界戒嚴關係，稀疏了活動，黃浦江水面，沒有船隻來往的破水聲，在馬路洋樓、工廠、輪船的電燈輝煌中，只聽到日艦在附近攻擊浦東和南市的「破破破……」響亮的機關鎗聲。

天微明了，這三千左右的難民，在碼頭上微微蠕動起來，但是碼頭鐵門仍舊緊緊的關着，只有外國人才有進去的優先權，白俄「將軍」們耀武揚威的在躉船上踱來踱去，日本轟炸機也面目猙獰地出現我們的上空，大家望眼欲穿的看着船上，覺得他們實在已萬分無阻留阻旅客的理由。一夜露宿的熬煎，表示在旅客們蒼白的面上。好容易鐵門開了，幾位高大的白俄巡捕，却首先衝了進來，大家還沒有任何的動作，他們劈頭就對我們這般旅客，無緣無故的亂打，人與人間擁得一絲空隙沒有，他們的鞭子打來，誰也無法躲避，普遍的憤怒熾成了大家目光上的火燄，然而在那時的環境下，又無法加以報復。他們這種殘暴的行動，或者是對他們的老板表示「維

持秩序」的能力，可是，這些無情的鞭子，却大大的教訓了中國人民：靠帝國主義吃飯的傢伙，不會有好東西！

好容易買到一張統船票，更好容易擁進了統船，兩三千旅客從兩個貨艙門口擠了進來，真是所謂「前仆後繼」。前面進門還沒有站穩，後面已經闖進了，不到半點鐘，寬大的貨艙已擠得水洩不通，而後面尚不斷的「挺進」，演成人叢中掙扎的現象，這時苦力階級的朋友佔了便宜，他們雙手幾格，雙腳幾登，很迅速的能找到適當的位置。我看見一對青年摩登夫婦，却困在人叢中一籌莫展，幾度掙扎之後，紳士丈夫的眼睛已經凹入，而少婦的面孔變為慘白了。在這樣大時代裏面，整個是「力」的時代！我們要有真真實實的力量，才能戰勝強橫的日本，同時，每一個人也要有力量，才配參加到抗戰的隊伍中。體力，正是我們所需要的重要力量之一。

舟過黃浦江，日本軍艦正猛烈的向我們浦東開砲，日機正趾高氣揚地忽上忽下在投炸彈，沉重的炸彈聲，把旅客們的眉毛深鎖起來了；有些年青人走到船邊探看，回過頭來只是憤怒的微聲嘆息。

黃浦江裏，這時正到了好幾艘日本運輸船，滿裝着補充的軍火和增援的日軍，浦西各碼頭

上，日本的軍用材料多如山積；特別是我們標榜建設的虬江碼頭，給日人運輸上以最大的便利。江灣、吳淞一帶的建築，沒有不被日人的砲火打得百孔千瘡，特別是吳淞鎮已成瓦礫一片。日人的汽車和人馬，在我們戰士的血染過的黃浦江邊奔波往復，頹垣敗壁間或可以看出日人臨時的兵營，一部份的日軍正在江邊草地休息，他們或者正在想：以中國軍隊作戰之神勇，如果把粉飾太平那些物質力量，改成幾個近代要塞，日本欲這樣順利地達到大舉登陸目的，恐不能不費重大的代價。

僥倖沒有查船，我們安然繞過炮台灣。到南通的江流上，大概二英里布置一隻日本軍艦，是的，他們正在對中國作嚴密的封鎖，然而中國人還在另幾方面想新的辦法。

船入揚子江，寬大的江面和疏落的敵影，讓大家的情緒暫時回復平靜。上海巍峨的洋樓，骯髒污濁的租界社會，現在一件件在我們意識中淡化了。足踏上南通天生港，才算是到了我們中國軍隊保護的中國領土，我們此時面向着日本，後面才真正是我們後方。

大概是十小時的航行，船到南通天生港。天生港碼頭離南通城，還有大約十里路程。從前南通張季直先生曾經開闢天生港來代替黃浦江，用南通來代替租界根據的上海，準備讓外洋和內河的輪船，都以此為轉換點。他這種志願，因為種種原因，沒有實現，他死之後，後繼無人，南通唐家圍一帶他所手創的工業，已經日即於凋零了。

十一月十一日晚到天生港的三千難民之中，有一半是婦孺，幾隻駁船，把這羣難民如罐頭鳳尾魚式的一團一團的裝到岸上，頓時間，幾里路長的江岸，都擠滿了難民，小小的天生港碼頭，旅店設備，無法供給如許多人的需要，弱者在鬪力量的場合，是一定失敗的，因此婦孺們對於爭尋宿處的鬪爭中，不及男子來得有辦法了。檢查旅客的軍警，對於這樣突然來得太多的難民，也不勝其檢查，只好大致不差的讓他們通過了。

天生港是揚子江內河港口，牠的對面江心就停有日本軍艦，我們在夜間通過，威脅較少，但是我却懷疑，不久的將來，日人恐怕要對於這條交通路加以破壞，破壞的方法很簡單，只要軍艦開幾炮，飛機來炸幾下，就不能作為安全通道了。隔了兩天，我們得到消息，果然日本對於天生港開炮了，所以我們國家自己軍事力量不能絕對控制的交通路，希望偷偷摸摸的維持一種重

要的交通，那是不可能的幻想。

南通到底有一些土著工業的基礎和張季直先生苦鬪風格的遺留，一般的民衆，多半穿着土布衣服，而且總保持相當的清潔。晨間，在郊區附近看到許多推運土布的小獨輪車，鄉間農夫農婦也是健壯模樣，絕不是上海租界上惡濁腐敗那樣討厭。

南通這一縣，差不多有二百輛的營業小汽車，其富庶當非普通縣份所能比擬。但是他們營業方式，還是家庭手工業式的。某家人有一輛汽車，車主和司機，普通就是同一個人，就是自己的車自己駕駛。如果某一家有了兩輛以上的汽車，駕車的總以那一家的父子兄弟等任之，萬一家中無適當的人物，才雇用家外的技工。這約二百輛汽車，以一家一車而佔主要的成分。因為自己使用自己所有的生產工具，所以每一輛車的保護都非常週到，機器普遍的都非常完好，所以外表已經很破舊的汽車，走起來仍然非常有力量。不過，這種汽車之大量徵調與使用，有如藏族騎兵之集合，各人顧惜其車馬，集團使用的力量，比較缺乏。

十二日天雨，我們仍雇車而行，蓋不敢担保日艦何日攻南通也。行十餘里，過唐家，工廠商店，已成小埠，河中帆船積泊數里之長，設在晴天，當有一番熱鬧。河邊碼頭候船之行行李，積壓成小

山，雨水不斷侵蝕，損害當在不輕。日人在中國之不斷壓迫，使中國受難區域日漸擴張，今後苦痛，當較今日尤甚。欲求和平安樂之到來，只有在戰勝日本之後了。

南通至鎮江，有水陸兩途：水路從內河可到口岸鎮，陸路經靖江泰興亦可到口岸，或再由此至揚州口岸至鎮江可乘江輪，由鎮江可通內地。

爲了圖快，我們乘汽車。大雨滂沱中走上新修的泥土汽車路，最初還好，雨水還未浸透泥地，走過四五十里之後，泥路路面漸漸鬆了，車行鬆軟泥上，困難萬分。在一個叫石莊的鎮市，有六七輛的汽車夫要脅客人不願走了，我們汽車一到，他們就灌輸我們的車夫以恐怖空氣，說是前路太壞，已經翻了好幾輛車，他們大家都開回來了。車夫趁勢向我們說項，要和他们同休息。然而我們看前去的路上，根本沒有車輪印，當然他們沒有去過，於是強令車夫再走，車夫爲顧惜自己車輛起見，反抗相當激烈。

這時，另外一輛行李車上一位十七歲的青年司機，引起了我們的注意。他開車迅速巧妙而勇猛，最難得的是他超乎一般車夫的市儈流俗習慣。他對那不願走的車夫說：「遲早總得走的，不如早早走完這一趟。」石莊以後的路，比以前更壞，陷車的事情，已成爲普遍的現象。這位姓施

的青年車夫，始終是一副笑容，聚精會神的操縱他那部汽車，使之安然過險，無論如何難走的地方，他總是笑着說：「有辦法！」往往在我們的汽車死板板的陷入了泥地之後，他突如異軍突起一樣，開快車從我們旁邊掠過。在我們車子出毛病的時候，他一定很快的來幫助修理，而且他往往是選擇最艱苦的工作。有一次，我們的車子壞了輪子，地下全是半尺深的泥水，他太熱心去工作，因為地下太滑，他不小心把支持汽車的「千斤」弄倒了。他們報他一陣惡罵，然而可愛的是他仍然繼續熱心幫忙，一點也沒有生氣。在如此泥濘的路上，我們單純坐車的客人，已經弄得泥污滿身，而他在車上車下如此頻繁的工作，却仍保持他清潔美好的可能的程度。他這優良的性格和生活態度，很快的使我們待他如親密的朋友。在他的意識中，沒有突不過的困難，永久是生活在希望和勝利中；他並且告訴我們，他希望能當飛行師和坦克車駕駛員，以便在抗日戰場上，為國家效力。

我們有時在經過一段太壞的道路後，沒有看見施來，總就心他只是十七歲沒有長途開車經驗的青年，等他到來之後，總是笑着說他如何闖過艱難的有味經歷。

南通到靖江的公路，是稀有的壞路，十二日午後差不多六十里路的行程，汽車全是由幾十

個臨時雇用的民夫推着走，汽車在爛泥路上前後左右被人擁着行進，一方面機器開足馬力，一方面車裏的人也同時喊着呼吼，一段一段的車路過去，推車的民夫全被污爛的泥水撒滿了全身。爲了微薄的代價，在淒風苦雨中不顧寒冷的掙扎。靖江和江陰隔大江相對，江中卽爲江陰炮台，附近卽爲我們封鎖線所在地方。我們對於戰爭之可能失敗，當有預計，在大江封鎖，江南鐵路公路和內河都告切斷的情況下，江北公路竟如此糟糕，不能不說是預謀之有未到。

南靖路全長一百五十里，平時爲二時半的汽車行程，我們跑了一天，還說「尙有四十里！」路上遇到壞了的汽車不少。我們不願在夜間滑路上去冒無把握的危險，兩輛汽車就停宿在一所不知名的鄉村間。

穿過兩重濕滑的場地，走進久於行軍的同伴所尋定的住所。這是一所小康地主之家，在豬圈隔壁是一所私塾，學生們正回了家，塾師和姓施的東家非常熱誠的招待我們。後來，我們同那位先生談起了上海的抗日戰爭，問他知道有甚麼消息。他的答覆是：「鄉下人，勿大清楚！」他又說，他們平日看上海報的機會都沒有，所以知道外面的事情很少。這位鄉村知識泰斗已經如此，那麼在他影響下的這一鄉村，其知識水準之如何，已可想像了！但是這裏正是隔戰線很近，而且



是平日教育很發達的江蘇省！這個村莊的南面三四里，就是大江，日人攻那江陰砲台的砲聲，他們全都聽過，然而到了上海已失的現在，似乎在行動上和精神上，他們都沒有半點的「動員」！行李衣服都濕透了，然而我們仍有過夜的辦法。十三日晨，接近靖江城的途中，農民們正在軍隊指導之下作防禦工事。這當然是因上海的失守而加緊準備的。靖江爲江陰封鎖線之左翼，要塞固江陰封鎖線，不能不嚴防日人在南通的登岸。

靖江南面八公里是八圩港，渡大江即江陰城北門，東面即見江陰砲台屹立江心，這是我們揚子江防上第一重鎖鑰；日艦不能直衝南京，完全是牠的支持。東望山中將士，竊願他們永遠勝利與光榮。

靖江以後的公路，路基比較尚頗完好，路面有一段已鋪石，而過泰興一直到口岸都是平直的公路。口岸到江邊還有三里，另有市鎮曰龍窩口，爲江北內河與江航重要聯絡碼頭，大江出口航運，即以此爲轉口。

鎮江登岸，想在南京看看再走漢口。鎮江朋友們滿腹憂鬱地談論着時事問題，對於上海前線的撤退，得到不安與恐怖的印象。他們單純地看到各方面的軍隊一批一批的上去，傷兵們一車一車的下來，十四日那天，客車已不能再通蘇州，只能在常州止步。前方和接近前方的後方，見不到軍隊以外的政治動員工作，軍事的真象，民衆不能知道，而官方消息又是那樣一貫的沒有變更，這樣大家不但不相信報紙，而且總想像有多少可怕的現象。這種浮動的心理，最容易讓謠言產生和傳播，謠言的內容，通常是超過多少事實的實際程度。

抗戰已經三月以上，我很想此時來看看抗戰中樞首腦部的氣象。我想像中一定是嚴肅熱烈與緊張，因為這裏是全國抗戰機構的發電所，這裏應該是充盈着熱力，讓在城外經過的敵人，也要感到這是一所神聖莊嚴壯氣橫溢的城堡。因為現在南京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斷續存亡之所繫，我們這一代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和子子孫孫是否作奴隸牛馬，都要靠南京的領導來決定。

在時間限度之內，儘可能在南京看些前輩和朋友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不少人爲「蘇州失守」的傳說所惶惑，對於東戰場的移動，除歎息怨惜於我艱難萬狀的抗戰軍隊外，只有搖首悲

觀，了無活氣。

在南京官場裏，尤其不應該有這種失敗恐懼的感覺。政府人員，應該比一般民衆更了解這次戰爭的形勢和牠的性質，初期失敗是不能免，亦不足奇的，如果政府官吏還妄想着中日東戰場的戰爭，會在蘇州上海間解決，而對於南京存着永久安樂窩的幻想，那就是不懂得中日戰爭的性質，不配作抗戰政府的組成員，免得因爲自己的無知與慌張，影響了我們最高統帥的安定和動搖了社會的人心。

緊接着來的事實，是南京各重要機關都向內地遷移。「遷都」的嚴重事實，壓在每一個人的心上。「林主席走了！」……「遷重慶！」……「遷長沙！」……「遷武漢！」……「某部長說：南京在一週以外就成問題！」「限各機關×日內遷出南京！」「東線軍事不好！」……這些或真或假的消息，騷動了南京的官場。彼此見面只問「什麼時候走」和「如何走法」，有的是江輪，有的是浦口搭火車，高等的到蕪湖坐飛機，有私人汽車的，就奔江西跑長沙。

頓時，南京的交通工具大忙而特忙起來，汽車租用一空，公家汽車和私人汽車，一齊在街上緊張的跑着，馬車從鼓樓到下關，漲價到五元。人力車跑得來沒有休息機會，疲勞的身體對於很

好的買賣，也搖頭不願接受了。

似乎日本軍隊明天就要到南京，許多重要官吏先行「輕裝就道」，吩咐些下級職員收拾公物，設法運往指定地點。每一個機關都倉卒裝箱和運輸，集南京如許多文武機關，同時動作，於是整個南京盡成了「搬家」世界，車水馬龍的拚命向下關碼頭和江南車站集中。一般民衆莫名其妙其中究竟，看到這種嚴重現象，聽到些加甚其詞的謠傳，於是更亟亟不可終日，也不自主的逃奔，車票船票早已買不到，於是擠到車站碼頭再說集結下關的逃難官民，爲了等搶登太古公司長沙輪，冒着大雨，預先乘無頂鐵駁到江中專候終日者不下一千餘人！實際蘇常一帶難民已在鎮江將少數交通船舶擠滿，過京能容旅客，已經有限。岸上候船者不計，甚至有江中露立候船至次日未能成行者。

我們主張對×抗戰的人們，當然應該預料到有「遷都」的節目，「預料的遷都」不是失敗，正如我們最高統帥對上海撤兵的談話：「不是戰爭的終了，而是戰爭的開始。」戰爭展開在蘇嘉線上，是東戰場第二期戰爭的開始，雙方使用之兵力，戰場面積和作戰方法，都進入新階段，這時把南京「首都」的外衣脫去，使牠以森嚴的軍事堡壘資格而出現這是完全正確的。這一

節目的排開，是明白告訴日本軍閥，從蘇嘉路到南京，全是軍事堡壘區，準備幾十萬人來衝吧，我們憑藉南京四週的堡壘，準可以給日本來一次大會戰；縱然日本打下了南京，也只是我們一個戰場的得失，不是戰爭的終了，而是另一期戰爭的開場。所以遷都是保證長期抗戰的便利，而不是失敗。

可嘆的是若干政府官員，不了解遷都的正確意義，不了解最高統帥的決心，而認為是「逃亡」，喪失了甯靜，喪失了理智，弄成動搖人心，遺笑外人的現象。

下關各碼頭堆着千千萬萬的箱籠，沒有秩序，沒有區分，沒有適當的管理，這一部，那一畧，通通擠在江岸上。公物固然有些，而其中最大部份，都是官吏私人的家具和行李，成包的箱櫃不用說大小悉搬，似乎還顧慮內地物質缺乏，銅床沙發亦在急運之例，許多人同聲太息的是：各碼頭都有不少的桌椅澡盆梳妝台，天上不斷的下雨，如山的什物都在露浴之中，保護得最好的是私人行李，而公物則聽牠們自己的造化。

所謂正確的遷都，是將領導抗戰的中央政府向後方遷移。應遷的內容，主要的應該是：（一）物質，與技術職工有支持全國性的物質儲藏，及重要的製造機器，及技術員工，此類物品應在政

府決心遷移之時，先期秘密的運出南京，不動聲色。(二)圖冊，行政機關特別是財政、經濟、外交機關工作上必須之圖書典冊，當順次從容運出。(三)第三步始在有秩序有計劃的交通布置中，將各機關人員，分批運往指定地方。

因為我們今天抗戰最缺乏的條件是物質，許多重要軍用品和製造軍用品機器，都是來自外國，海路被封鎖後，補充更爲艱難。我們英勇的將士，必須憑藉相當物質基礎，始能打勝敵人，完全信賴血肉以求勝利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以那怕是一顆釘，一個彈殼，都是我們爭取抗戰勝利最重要的工具，我們要好好保持，把牠轉變爲殲滅敵人的力量。我們現在只有抗戰是高於一切，勝利高於一切。唯有抗戰始能免於作××軍閥的奴隸牛馬，而又唯有抗戰到達勝利之後，始能保持我們的自由與康樂。因此，對於抗戰有關的物質，我們應該看成自己的生命的一部份。假若抗戰失敗了，我們的沙發銅床搬到南京也安穩不了！

偌大一個遷都大事，就是交通工具的管理上，也該有點秩序，有點辦法，以供國民的模範。某天走某機關，大致有多少人多少物件應該分配多少噸數的船，指定他在什麼時間什麼碼頭上船，把所有可用的船隻和可用的碼頭通盤籌劃一下，對於每一個應搬走的機關，事先和牠的負

責人接洽好，並不要他們事先都亂七八糟的堆到下關來，要到船都預備好了，然後在指定時間到指定地點，很迅速的把人物運到，即刻上船，上好就走，如此既不紛亂，船舶使用也可以經濟。然而今天他們不管有船無船，不管船大船小，首先把東西運到江邊，往往兩三天沒有走了的很多。日人對於我們遷都的消息，毫無問題的老早知道，設若不是這幾天大雨，日人很可能來幾次空襲，試問碼頭上集中如許多的東西，如何得了！

船舶管理所把大小輪船扣了大批，商運完全停止，普通人民要走，只有搭外國船，而差船<sub>的</sub>分配，並不能迅速而確定，各機關彼此還相互爭執，又看機關主管力量的大小。命令也不統一，我們搭一隻開漢口的商船，最初說不打差，後來說下半部打差，上半部搭客。許多客人已經上船，又來了四個機關的代表，爭船不相下，最後還是維持半部打差的原議。正要上公物行李等，一會又被這個機關趕走到那個碼頭，一會又被那個機關趕得不能靠岸，我們逼得在江中無依無靠的停泊了半天。東耽誤，西耽誤，共耽誤了三天才能動身。如果是有效的管理與支配，這隻船動身的時候，應該是在到了漢口再返南京的途中了。

許多人民受了這次遷都的刺激，一部份青年官吏對於這種敗北主義的表現，都引起了絕

大的不安，他們懷疑抗戰是否還有前途，他們恐懼中華民族是否還可以復興。這全然是過慮的。這是政府的輿論動員不夠，機械的新聞束縛政策把報上只留了些毫無內容的刻板新聞，大家都每天都搶着看報，但是誰看了報也不肯相信，南京這樣大的搬家事實，報上一個字不提，以為這樣就瞞過了民衆，免得動搖了人心，這無異偷銅鈴恐怕被人聽見，而自己堵塞了耳腔。這種作法只有加強人民的恐慌，強化社會的不安。正當的辦法，此時的新聞政策，應當公開儘量討論遷都問題，而且儘量說明戰局的發展和敵我的形勢，尤其要說明遷都的意義不是敗退，而是安全的策動抗戰的步驟。就是要在輿論上說服人民，並且指導人民以應付新事變的態度和方法，這樣人心自可穩定，後方人心穩定，始可堅定前線的軍心。南京安全的地方，已經如此慌張，那前線數十萬的將士，不知將如何過活了。

上述不合理的事實，不足以說明抗戰前途的悲觀，不足以說明最高統帥的抗戰決心不夠，更不足以說明中華民族將不會有輝煌的前途，這只是若干官吏表現了腐敗與無能。爲了抗戰，爲了保障我們自己和子子孫孫不作奴隸牛馬，我們要求刷新政治機構，要求輿論有批評政治腐敗部份的自由。我們要後方的政治機構，能如前線將士一樣，發出強大的支持抗戰的力量。



## 四 江行雜感

## I. 洋管事

船快到南通天生港，太古公司船上的「管事」和旅客們談話。旅客們問他：南通天生港下船後的交通情形。他以不圓滿的神氣陳述南通口岸間交通狀況；因為那一段完全是中國人經營的交通路線，對於英商太古公司的利益，當然不會十分無抵觸的。末後，他又興奮地打着上海腔，內中夾一兩句英語，他說：「口岸就有了我們的——當然這個「我們」是指太古公司——船了。「我們」現正在調動小火船，打算把口岸和天生港的內河航路，也由「我們」來行駛。以後搭「我們」公司的客人，就方便得多了。」

也是這位管事，在船上正開午膳的時候，他在大餐廳正忙於伺候外國上賓。住在大餐廳間的朋友陳國光先生，却放棄了他在大餐廳進餐的權利，而一定要陪我這統艙客到官艙裏去買飯喫。因為時間上還有等待，我們就在他的房間裏按電鈴叫茶房拿開水來。誰知來的是那位管事，新裝上一付盛氣凌人的面孔。這可奇怪了，我們正想不出這個奇事的原故。管事先生開口了：

「外國人——他說這三字又重又輕，重是表示他對於『外國人』的尊崇，輕是恐怕他的說話被『外國人』聽見——正在喫飯，你們按什麼鈴！要是外國人知道了，他又懷疑在大餐間用膳客人外，我還私賣了票位。」他知道我們是要開水，趕緊和我們解決以後，又匆匆去換上另一付奴顏婢笑去伺候外國人。

生活是人類活動的中心，人的意識根據這個來決定。這位管事，他生活在外國輪船公司裏，而且有着較好的地位，較好的生活，眼看着還有較好的前途。他不自覺地忘記了他所屬的國家和民族。改造意識只有從改造生活環境下手，才是最有效的辦法。

## 2. 官僚行徑

下關中國旅行社的大門上，白粉筆寫着：「某日某日某日船票已經賣光，欲乘某輪者，請自己在某碼頭等候。」所謂「自己……等候」的意義，是票沒法可想，你如果能擠上，那看自己的造化。旅行社是被人相信在交通上總有辦法的，大門儘管不開，比較有地位的逃難者會從後門走進旅行社來，要求裏面的辦事員想法。他們被逼不過，只好想出一個不負責任的辦法：船位是沒有，如果客人一定要票，只好無限制的賣，但是聲明兩點：（一）有票不一定有船，更談不上固

定的輪位。(二)走不了可以不打折扣地退票。於是若干官員們你買十五張，我買二十張，頓時間賣出去了幾百張票。有一位大約平日用慣了「密談」的方法，他輕語要給那位賣票員以某種好處，而以安慰他「太忙」爲口實。誰知那位青年賣票員，在百忙中很簡單地答覆他：「忙是我們的本份！」於是他要賣票員「不找零頭」，送他「喝茶」，他却堅持要「了清手續」。最後他拉着賣票員的衣袖，要他到旁邊「說個話」，而他頭都不抬地說：「我太忙，要說話把這些事完了再說。」似乎這位「厚情厚意」的老經驗家急了，他聲音提高了：「來，我有事，一會就走了……」對方的回聲是仍然自尊地平淡：「好的，說不定我們不久也要到漢口。」

### 3. 離奇消息

在民生公司負責人方面，知道了官方同意民俗輪可以賣票，於是我們一些旅客買票上船。當天已經看到幾次變化：有時說官方要封，有時又說可以放行，茶房看形勢不對，已經把舖開的臥具收回去了。看看已經不行，晚間公司方面又來喜訊，說民俗半截搭客的辦法，仍然交涉成功，我們於是開始重新舖開就寢。

次晨，大概四時光景，我爲船上紛亂的脚步聲和談話聲驚醒；原來是民生公司南京負責的

兩位經理上船通知客人們重大消息說是差船管理的當局通知他們，民俗輪仍要封差，只是不是開往旁的地方，而是爲某部長要在大江中辦公之用，並且限令客人們於晨七時前即刻下船，十時某部長即要駕到。這是值得重大思維的消息！已三番五次週折而得了一半自由的船隻，在這深更漏夜突然說某部長要在這船上江中辦公，豈不是天明後南京軍情有什麼重大變化嗎！當然，戰時軍事高於一切，我們只好起身準備下船。而且考慮到如果是日機大舉轟炸南京，我們就跑到遠離碼頭的空野地上，敬候我們的命運。

幸而來了一隻民憲輪，差輪管理員也過意不去，把我們這些如羔羊式的客人再闕上船去，經公司經理提出以民憲替民俗的辦法，幾經往復，我們才又被放過。

#### 4. 無理羈留

民俗輪好容易從下關開動了。四小時的夜航，二十一日晨間三時，到達蕪湖。因爲預定要裝某機關的公物，裝好再繼續西開。但是到蕪湖查問，貨並沒有到，據負責人說是二十日夜間從南京用火車運蕪，則無論如何二十一日晨可到，因爲京蕪間只有三小時的車程也。然而東等無消息，西等無消息，改裝他項重要公物，亦遭堅決拒絕，一直停了二十五小時，在全船憤怒之後，多方

說項，仍不能得押船人員之許可，他一切都要等候南京主管機關的命令。貨既未到，而天氣已晴，久苦陰雨之日，機定在京蕪一帶碼頭車站大肆活動。我們無端停在蕪湖碼頭上，不是把已裝公物，和如許多的客人，一齊放在不必要的危險線上嗎？幸船中有黃膺白夫人在，她不願受政府差船上免票的待遇，而自己購票乘民俗，她本於旅客本身的權利，仗義主持，民俗輪始得開出。開出不久，船中無線電即接南京空襲警報，接着來的消息是：「日機二十二架襲南京！」全船客人，無不同聲感謝黃夫人。

#### 4. 縱談

船上餐室是大家的俱樂部。

左舜生先生本來是國家主義派的巨頭，他籍隸湖南，因此過去和毛澤東林祖涵徐特立諸人有相當的來往和交情。他說毛澤東之爲人，生活刻苦嚴正，相當受中國理學影響。他的岳父楊昌濟有英國「紳士風格」，因他是楊的得意門生，所以亦不無影響。毛在長沙時，不相信「洞庭湖八百里」這一句，他想實驗洞庭湖究竟有無八百里，因此穿了湖南木屐，繞着湖走了一圈！

話又轉來問李景漢先生，因爲他同定縣平教會有關係，因此就問起他關於晏陽初先生最

近所鼓吹的「農民抗戰運動。」目前中國表現着民衆運動的有兩種方式：一種是政府的保甲運動，一種是共產黨所提出以改善人民生活爲基點的民衆運動；前者是由上而下的，命令式的，後者比較是自下而上，注重人民的自發性；前者是義務單純的增加，後者是權利義務比例的發展。王又庸先生在楊永泰、熊天一諸氏所主持的剿匪保甲運動中，實施上有不少的經驗，他認爲那種保甲運動，只是行政機構的延長，爲便利政府更切實地指揮民衆，這裏無民衆利益可言，而且組織上只有縱的系統，沒有橫的聯絡，這只可以叫做「馬尾式的平列」，談不上「機構」，談不上「組織」。李先生對於名詞上參加了深刻的意見。因此一般說來，晏先生的農民抗戰運動，恐怕是仍比較多含戰時農民抗戰教育運動的成份。

##### 5. 李杜時代

因爲杜重遠先生從蕪湖上船，住在李景漢先生原來的舖位，左舜生先生說：「走了李白，來了杜甫。」大家於是從李杜兩大詩人的時代背景，想到今天的情況。生死存亡所繫的抗戰，演變到今天這樣重大的局面，而政府官吏及地方政治之表現，又如此難令人滿意。田漢先生最近從上海到南京，看到遷都景象，慨然嘆息：「如何肉食錦衣者，競向江干買客舟！」南京凌亂

的時候，許多痛心國事的人都慨然念着：「金陵王氣黯然收」之句，田漢有一天在某青年軍人處會着，他知道南京雖然如此令人不快，實際上仍在某幾方面有多少進步，國家大局並不因這一般「肉食錦衣者」之可憐的行徑而絕望，於是他的詩上又表現着：「國事原來尚可爲」……「金陵王氣未全收」了。

似乎李景漢先生感傷得最深。他在河北平原工作之時間很長，然而北平丟了，後來他到綏遠山西，順次看着綏遠大同、太原之失陷。他離太原南下之時，眼看着增援軍隊以及傷兵沒有車運，而南下火車一列一列的盡是軍官和大吏們的家眷行李家具，甚至於頂不值錢的木器雜物，也堂而皇之地裝在車上！這回他到南京不幾天，又遇到南京這樣的搬家，「走一處，送一處終」！他感到太無味了。——這種大動亂的時代，構成偉大的詩歌、戲劇和記述的題材。我們可以預料：在這一時代中，很可能產生比李杜更爲充實，更爲積極的近代李杜。

#### 7. 和不得

南京支那內學院大師歐陽竟無先生，是中國佛學研究上的泰斗，特別在法相宗方面的研究極有獨到的見地，真可以算是這方面光芒萬丈的成就；中國名佛學教授湯用彤、熊十力這些

大師，都是他的學生。他也搭民俗輪去重慶。現在我們江防重鎮的歐陽恪先生，是他的獨子。提起「佛」字，令人想起「出世」之想，誰知這位大師出人意表，民俗經理成質夫請他題字，鼓勵船員水手，他却寫了一篇極有抗戰熱情的短文，內中有「黃帝子孫決無下人者」之句。隨後我問他：「聽說有人對於目前戰局主和的，大師意見如何？」他聽到「和」字，憤怒到非同小可。他本是大頭隆準巨目的大師，此時特別張大了龍眼，挺着高鼻，舉右手直指我的胸膛說：「和那個說和和不得的！」歇了歇，他又說：「中國過去就誤在『和』字上。宋朝亡國，就喫虧在『和』字上。如果九一八當時就和日本打仗，東四省就一定不會失掉。現在還有什麼可和講和就是漢奸和就要萬劫不復地亡國！」這位老先生，六十歲了，想不到這樣有力；他不僅不是感情主義者，對於勝利的途徑，仍有他的研究。他說：「只要繼續打下去，不怕敗，那怕敗到四川廣西，不和，日本就不得了。日本不能令我們屈服，日本又無永遠戰爭的可能，所以終究是我們的勝利！」對於外交與抗戰的關係，他也有正確的見解：「不過，此時我們能有力地靈活地運用外交，早些在國際上造成對日本的壓力，那麼我們可以少受些損失，早點達到勝利。」他爲了加強國人的信心，反復說明「黃帝子孫決無下人者」的諸種理由。中國不會亡，一定可以最後勝利，他看得清清楚楚。



# 流離轉徙中的旅行

羅人偉作

遭受戰神的威脅，伴着婦孺，在貼近戰場的後方流徙，轉輾於窮荒之小村間，更兼又在嚴冬之際，其苦情真是言語所不易傳達。但羅先生寫來，不激不隨，另成一種風格。全篇文字頗長，原無分段小標題，茲爲讀者醒目起見，故代爲加上。又，本篇是選自中國旅行社出版之旅行雜誌第二十卷，第六、七號的——選輯者誌。

一 這回是逃難不是旅行

「八一三」事變爆發，敵人的第一炮響了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侵略者的兇暴、貪婪、殘酷，已把莊嚴華麗的上海市，送給戰神做燃料。在我們是死裏求生，以灰燼換民族的光榮，以血肉博最後的勝利，委實沒有第二條路好走。

夕陽如血，十字路口管理交通的紅綠電燈，不停地一明一滅發揮牠的威權。關北和關北以外的被難民衆，似潮水般向租界裏搬着。紅木家具和破舊桌椅，不分階級的唧接着流動送去。我的寓所，在北四川路海寧路底，機關槍和大炮的聲浪，震蕩得屋宇都搖動了。黃浦江面日艦上的

高射炮，很像一只沸滾的油鍋，不停地在那裏煎沸。

八月十七日那一天，我的鄰舍左右，都相率搬走。搬場這件事情，本來帶些傳染性，那裏經得起馬路上再爆開幾顆炸彈，更震碎了大家的鎮定心理。海寧路一帶，愈見混亂，我也給環境逼迫，想搬到稍為清靜一些的地帶去住。可是發動的太遲了，八口之家，一時要想在相當的租金下，找一所合適的房屋，委實不容易。法租界的住宅，一時鴻運高照，你搶我奪，連那交通不甚方便的偏僻地點，向來沒人過問，現在也是人頭擠擠，半間空屋子都沒有。四周圍的血腥氣與火藥氣，一天濃厚一天；英法兩租界的人口，一天密集一天；蘇州河以北的空氣，一天緊張一天；在這種環境之下，不容我不挈了一家老小，暫時離開上海。

這回是逃難，不是旅行。可是一路向後退，轉輾跋涉三千里，山行巖棲六個月，徼倖不曾碰到戰事上直接的危險。「青氈我家舊物」，幾件不值錢的行李，帶出去依然帶回來。路上遇見的兵士們和游擊隊，都精神抖擻地在平原曠野、深山窮谷中工作，和我們十分親熟友愛。對着他們，令人慚愧，也令人肅然起敬。沿途名勝，因思慮上的不安和心理上的變態，都恍恍惚惚地錯過了。

沒法才逃難，逃難本來不是一件大家願意做的事情，并且也不是一件容易辦理的事情。旅

行只要有金錢，逃難却靠着體力、智慧和命運，不單只是金錢。張公藝的百忍，杜如晦的決斷，舉得起重，捱得起餓，爬得上山，泗得過水，熬得冷，受得熱……這都不過是一些逃難的起碼資格。沒有資格，切不可輕舉妄動，更不可盲人騎瞎馬的跟着人家團體走。什麼「患難相共」，「風雨同舟」，那不過是圓滑人幾句靠不住的門面話，作不得真。與人家合在一起的時候，須時時估量着你在這團體裏有什麼用處？沒用處時，你須預備着單獨行動，不要相信天下真有風雨同舟的一回事。況且同舟儘管是同舟，各人所佔有的艙位是不同的；各人遭遇風雨受得起或受不起的受量，也是各各不同的。所以逃難不妨天天預備着，却不可輕舉妄動。以下紀述，便是我半年來在途中所遭到的事實，竹頭木屑，或許都有用處，希望將牠來做後來長期抗戰中避難的參考。

## 二 決定到杭州去

二十六年八月十八日那一天，上海的空氣緊張極了。不但我們住居的海寧路一帶，連法租界都跟着嚴重起來。電車分別停駛。馬路上堆積着沙袋。許多店鋪子裏的夥友們，站在半開半閉的門口東張西望，呆着臉似乎有事又似乎沒事。住在我左近的幾家寧紹朋友，打算趁海輪回老

家，勸我跟着一起走。我想到浙江去，總比較的離開火線遠一些。同老母商量着，她主張不到寧波到杭州。因為杭州是佛地，燒香禮佛，可以一得兩便。假如浙西緊急，便一葦可航的渡到浙東去。況且杭州戚友多，容易得到照應，因此便決定到杭州去。

滬杭線受敵人空襲的威脅，客車沒有一定時刻表。趁車逃難的人，往往在車站上等候兩三天不算一回事。十八日晚上，我打聽着有客車開駛。整頓行李後，扶老攜幼到梵皇渡車站——西站上候車的人何止數萬，遠遠地望去，直似春水潭中一簇翻騰上下的蝌蚪，又好像初夏陣雨前的螞蟻築壩。

候車不容易，買票也不容易，拖着行李小孩上車更不容易。出了幾身臭汗，居然給我擠上車了。行李都在車牕中搥進來，「各人自掃門前雪，」都亂堆在身旁的坐位上，或當作座褥坐在身下，行李太多，人太擠，行李堆上扒着人，人身上也疊着行李，車廂中毫無秩序。十時一刻，在恭送如儀的隆隆炮聲中開車。車行極慢，車中燈火全熄滅，伸手不見五指，只有一股濃郁的汗臭和香煙味衝進鼻子管。

「我還有一只皮箱呢？」有一位女客在那邊亂嚷。

「要皮箱還是要性命？」一位操着北方口音的男子在這邊罵。

「禁聲！注意飛機！東西到杭州再找！」另一位客人對雙方轉圓。人聲寂然，車輪聲隆隆，炮聲漸遠，漸淡，聽不到，松江車站到了。

在松江站上候車子逃難的，也是人山人海，和上海車站上一樣混亂。我們的一節車內，早就擠軋得水洩不通，不能再增加人口，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」，大家不約而同的站起來，將兩旁百葉窗關上，免得有人從窗裏鑽進來。我在百葉窗的罅縫中偷偷地張望，一片黑簇簇的都是人頭。據說在後面已經增加了兩節車，依然杯水車薪，無濟於事。站上的警察和兵士，東推西趕，混亂了一陣，車子也就開了。

過了松江車站，大家的百葉窗一齊放下，車廂裏緊張空氣，似乎鬆懈一些，有人談話，有人咳嗽，也有小孩子哭。伸手探出窗外，有稀疏的雨絲。幾星螢火，有氣無力的在兩旁田內稻苗上閃爍着，似乎不肯屈服於昏黑和雨點的侵略而停止牠的光明。大家都倦了，車廂中鼾聲四起。我自己也不知在什麼時候，「曲肱而枕之」，自己睡倒在自己的兩只臂膊上。

三 一位受着微傷的兵士他委實太渴了

「大哥借我些水喝！」有人拍着我的肩膀說。在驚魂未定之際，無論聽到一些什麼聲音，都會使你大驚小怪的跳起來。何況我們此次夜間上車，除掉我自己七八人外，根本在黑暗中不會看清前後左右坐着些什麼人。在模模糊糊的中間，給他這一拍，到引得我目定口呆了好一會，才發現我背後坐着一位受微傷的兵士。他委實太渴了。在東方魚肚白色的微光中，他看見我面前的熱水瓶，更覺增加了他的渴，才開口向我央求着。我舉起我的大水瓶，告訴他裏面是沸過的涼水，請他盡量喝。他揭開蓋，喝了一瓶蓋水，另有位坐在他邊上的老先生也想喝，可是已沒有水了。五磅頭的大熱水瓶，出門時嫌牠太大，拖在身上太重，現在却又嫌牠太小，容量不多，不夠請客。「滿意」二字，大約不論對人對物，都是永遠沒有的。

天明到臨平站，據報前面一段鐵路，略有損壞，火車不能再前進。剛巧在這一時候陣雨如注，天氣異常悶熱。身上的衣服，全是縐紋，濕中帶黏，好像灑上了不少鹽漬。我們本來可以在車廂裏等候雨停，因為恐怕雨過了，日機不久又要光降，所以大家不敢怠慢，都一哄下車了。不帶雨具

的人都避到鄰近的樹林裏邊去。一堆一堆的行李，赤裸裸地在雨中受洗禮。車子也開到另一個有隱蔽的地方去藏匿，等候晚上再出來在黑暗裏工作。

臨平到杭州，有汽車可通，不過站上沒有待雇的汽車停着。由火車站到汽車站，有半里多路。今天全體旅客在此下車，須多數腳夫搬行李，可是也沒有腳夫。一時爲着搶挑夫，搶叫汽車，搶搬行李，又烏煙瘴氣鬧了一陣，時間已十點多了。從電話裏叫到汽車，號碼爲三一九。無奈來車不會停下，已經有人飛身上去，接連又擠上幾人。我同他們交涉，聲明我叫的車子號碼爲三一九，他們不睬，揮手開車。我們一行人，直至十一點一刻，才陸續到杭州，寓天然飯店。滿身汗膩，洗了一個冷水浴，垢淨一身輕，覺得非常爽快。小孩子們，換洗熱水浴。一個人能鍊到不要洗澡，不必洗澡，在逃難期間，却佔便宜。飯後午睡，倦而不能入眠，聞隔壁喜筵入席，爲了一個坐位，推來讓去，擾攘了三五分鐘。出門時候，一聲道謝，誰先走，誰後走，又推來讓去三五分鐘。我一時想起日間的搶汽車，搶搬行李，和現在的推讓坐位，推讓先走，兩件事併在一起，委實有些玄妙。又似乎有人告訴我，搶汽車飛快的人，便是席間推讓得最誠懇的人。

含含糊糊地醒來，電燈已亮，隔壁也沒有人家事。

## 圖 杭州山裏

第二天早上，空襲警報，接一連二的傳來。住在杭州城裏和湖濱一帶的人，都向山裏遷移。從靈隱一直到上天竺再進去，不論晨鐘暮鼓的禪房，或茅檐板扉的山店，都住滿了城裏人，窈窕深谷，隨處可以看到很時髦的西裝少年，與高跟皮鞋的摩登女子。沿湖一帶，反冷清地顯現着寂寞。湖裏也沒有游船。我約了一位朋友金先生到山裏去找住處。各寺院都找遍了，沒有房屋，甚而至于各寺院裏廚房背後堆積柴炭的地方，都貼上了「張公館定」「王公館定」的紅紙條。後來好容易在一家豆腐干店裏，商量到一間半側廂屋，租金每月二十八元。店老闆和金先生熟識，我還是措着朋友的面子。

住寺院裏的房屋，聽說不一定要租金，和尚肯白送給你住，只要有面子。換一句話說，你住得到大寺院裏的房屋，便是你要給租錢，他們也不要。可是翻開緣簿，寫上一百擔齋米，或十擔二十擔燈油，在和尚目光中，也很稀鬆平常不算一回事；一方面呢，捐幾百擔齋米不在乎，救國公債却一毛不拔。



驃陽生金，時正在舊曆的七月底。「熱七月，冷正月」的俗語，在上海不其覺得，出外才有經驗。上天竺一帶的氣候，日中總是一百多度，可是夜間很涼，十二點鐘後，只有八十七八度，蓋上棉被才合式。太熱固然難受，驟涼也覺得吃不消。勉強過了一夜，只得下山向朋友處借兩床薄被。由上天竺趕到城裏的崔家巷，距離很遠，來回足要半天。我又不巧，在半路遭遇空警報，時間很長，守候到警報解除，我已在蝶來飯店門前兩棵大樹下，行了一點零四分鐘的立正禮。杭州民衆對於防空訓練，確有相當的認識，比上海高明得多。據一般人的口碑，都承認是黃紹雄先生的功勞。

山上蚊蟲很多，橫蠻無比，可與上海臭蟲並駕齊驅。上海人怕蚊蟲甚於怕臭蟲，原因是臭蟲不聲不響，蚊蟲却歡喜大張曉諭的宣傳，所以人家討厭牠。住在上海時候，蚊帳不甚用得着，此間却不可少，是晚上保障睡眠的第一道防線。

山中沒有蓄水池，大家都在涓涓不絕的流泉裏找工作。漱口，擦身，洗腳，剝魚，剖肉，甚而至於洗尿布，倒馬桶，一切都攔住路過的澗水盡義務。本來山上人少，需要水量不多，澗水足夠供給。所以還能保持牠『在山泉水清』的法號。現在人口驟增十倍，穢濁增加而水量不增加，清泉變爲濁泉。住在下游的人們，都叫苦不迭，因到處都是濁水，已沒「在山」「出山」的分別了。

八月三十日下午，山上有陣雨，枯涸的源泉，頓見活躍。一時石罅裏樹根裏都源源不絕迸出水來，將澗裏的積垢洗得一乾二淨，悶熱亦消去一大半。杭州山裏暑天的悶熱十分難受；可是雨後的清涼爽適，亦異乎尋常。滿山的巖石樹木，都顯露出牠新浴後的奇異姿態。小頭尖尾巴的金鈴子，和肥頭黑翅的油蠅，各處亂躡，有的在草叢裏唱歌曲。小孩子們赤着腳，鑽進草林裏捉金鈴子玩，小蟲也開始逃難。山上的小孩子委實太多了，每一個逃難團體裏，小孩子總比大人多一倍。他們年幼，活潑，頑皮，不感覺逃難的苦痛，也不了解父母的憂慮。說笑，吵鬧，十足表示着他們的坦白和天然。

我的房東，表示着要塗黑他屋上四周圍的牆壁，避免飛機下瞰的目標。一次，兩次，同我商量着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聲明願意幫助他負擔抹黑牆壁的代價，共付給法幣兩元。不一會，牆壁已變顏色，完成了他的防空志願。

上海報已多時沒有到山裏，難得有幾份申報在山澗裏叫賣，一毛二毛亂討價，還是求過於供。我們定的東南日報，每日上午九時可以送來。山中逃難同志，聚集在幾株大樹下看報。有幾個販賣豆腐干方糕的小販，也停着擔子在我們看報者的四周圍，探聽前方打勝仗的消息。據兩位

老於世故的樵夫說，他們雖然不識得字，看不來報紙，却看得明白我們的面孔；大家臉上有笑容，一定前方消息開展；大家歎氣，一定前方消息沉悶。

五 他們相信他們的血不會白流

光陰似箭，住在山裏已二十一日。靈隱寺住滿了傷兵，一股一股幽默的藥味，一癩一癩血肉模糊的傷痕，令你置身其間，會疑心到這是戰場上的一角，並不是一所梵音貝葉的古刹。從靈隱再上去，便是三天竺（俗稱下天竺）也漸漸的搭滿了傷兵的舖位。谿澗裏開始流着光榮的兵士們傷痕上腐爛的血肉。菱藕、饅頭……許多的慰勞品，有人揮着汗送來。兵士們的態度，都很溫和和禮貌。有兩位廣東口音的兵士，用白紗帶縛住了他們的臂膊和胸部，和我們一同散步到二天竺（俗稱中天竺）關帝廟裏。有許多人圍攏來問問前線情形，他們很樂觀地訴說戰地上衝鋒陷陣的狀況。他們相信他們的血不會白流。我慰問他們身上的傷痕時，他們都慷慨地說：「沒有什麼炸彈的彈片傷！十天八天，又可以回到陣地上去。」提起蔣委員長，他們都肅立致敬，一種莊重嚴勵的精神，和不撓不屈的態度，會刺激着四周圍人的情緒，使大家目眶中流下淚來。

回到寓裏，知道上天竺的廟宇裏，也有人來看過，計劃如何排列傷兵舖位。寧靜的山林，將一變而為後方療養戰士的要地。名山有知，應該自傲。我和幾位逃難同志商議，認為我們不能漠視現實，此地山深林密的區域，應該讓給前線帶着創痕回來的同志休息，我們可以到浙東去。

六 離開上天竺渡江去

巧極了，有一位逃難到浙東里山去的朋友，寫信來招我，並聲明已經在那邊山裏代替我租到兩間屋。在感激不既之餘，我便離開上天竺渡江到里山去。

到江干去趁輪船，有二十多里路。吃了午飯動身，打算先一天住在江邊旅館裏過夜。臨走時候，將吃賸的半缸米和兩籮炭送給左近一家破庵裏老婆子，她歡天喜地的道謝，幫助我們招呼行李上人力車，很見賣力。

在太陽裏晒了一個多鐘頭，到達江邊，人力車夫介紹我住在交通旅館。旅館的房屋很舊，沒有洗澡地方，借一只小腳盆當浴桶。身上汗漬，給太陽蒸曬乾了變為鹽霜，將就揩抹一過，依然不爽快。晚上臭蟲雲集，給牠們環攻了一夜，委實不曾合眼。第二天起身很早，七點鐘便到輪船碼頭。

我到杭州的江干來，這還是第一次。當初以為輪船碼頭便是三郎廟義渡碼頭，那裏知道根本弄錯，——輪船碼頭和義渡碼頭，是兩個絕不相干的東西。義渡碼頭，建築得很好，在北岸的長約一華里，在南岸的長約二華里，兩岸遙遙相對，渡船來往，井井有條，的確值得稱讚。至於輪船，便根本沒有碼頭，用七八十條板，吊橋似的凌空架在廣闊的淺沙灘上。板橋盡頭，停着駁船。要趁輪船的人，由板橋走上駁船，再由駁船過渡到江心裏輪船上去，這便算輪船碼頭了。可是浮搭的板橋很長，潮水大漲的時候，板橋肚裏一片汪洋，旅客們攜了行李包裹，游龍似的在一條闊僅尺許的板上走。板有厚薄軟硬之別，假如前面有一位大胖子或一擔重行李，那時板便凹下；重擔過去的板又恢復了牠的彈性，重復彈起，一顛一簸，跟在人家後面走，簡捷有些不得勁兒。我扶了老母到駁船上，再回來接小孩子，走了五次，才算功德圓滿。從駁船上渡到輪船上，也須兩三分鐘。輪船上人很擁擠。我買的是官艙票，可有許多人買了篷艙票也坐官艙，只要在官艙裏泡上一壺兩毛大洋的茶，茶房收票時，便不聲不響包涵過去。官艙裏人很混雜，煙霧騰騰，滿地痰水；不過座位還算舒適，船的走水也快。

## 七 到 里 山

八點零五分鐘開船，十點五十五分到里山。這一條輪船，是由杭州開到桐廬去的。里山是中間路過的一個小碼頭，上落也用駁船。因此間出進的人向來不多，駁船很空，今天却爲了杭州來的逃難同志很多，特別熱鬧，加上一只駁船，依舊擠滿。

里山的碼頭，是在山麓隨着原來的斜坡趨勢築成一條石子道。我的朋友已來了一個多月，住在里山最深處的東山下。事前接到我的信，曉得我今天要來，已早在碼頭上站着等候，雇一乘轎子給我的老太太坐了，其餘一行人都跟着行李走。下街頭、上街頭，離碼頭最近，是里山鎮的市廛。再上去爲坎上門、雞籠塢口、青山下、聖殿灣、亦佳、小輞里、下何村、上何村，這都是山裏各個村落的名稱。過了上何村便是我們借住的東山下了。從東山下再上去，還有一個村落叫庵上。里山的形勢，很像一只布袋，下街頭上街頭是袋口。我們從袋口進來，中間只有一條山路。過東山下庵上，再前進，便已經到了袋底。要找出路，除非再從原路上回到袋口。必要的時候，沿着庵上再爬上去，翻過一個山頭，那邊便是諸暨。可是這一個峯很高，翻山不容易，所以里山和諸暨沒有捷徑可

連絡。我當初以爲富陽在浙西，里山在浙東，何以里山不屬於毗鄰的諸暨，而反屬於隔江對岸的富陽，現在看了地勢，方才明白里山所以劃屬富陽的道理。從交通上講，富陽到里山，委實比諸暨到里山便捷得多。

從里山的輪船碼頭到東山下，足有十二里山路。在平地上不算遠，可是爬山比走平地費力。一路行來又弄得滿頭是汗，尤其是女人與小孩子。此間山路，不比杭州的天竺，不甚好走，穿着皮鞋難走，更不方便。有一個山裏的樵夫問我：爲什麼大家不坐轎子？「要銅板的吓！」另有一位年輕的山裏人帶着調侃的聲調，似笑非笑地代替我回答。我算是沒有聽到他們的問答。既經到達我的目的地——東山下，趕快便將行李搬到一家人家樓上，這便是朋友替我預先租定的寓所。屋子很舊，樓上很低矮，高一些的人可以伸直臂膊跳上去摸着屋頂。屋頂掛滿了罩着灰塵的蜘蛛絲。樓牕是一扇薄板門關着一個方洞，並沒有正式的牕。樓板上有一層泥土膠黏着，確是日積月累的舊道德，一天兩天革洗不清，只好由牠。向房東借鋪板和攔鋪的長板櫈，房東表示願意借給我原料，由我自己付工錢找木匠做。房東的兒子是木匠，這件事便十分容易解決了。說明每只攔鋪的板櫈，工錢兩角半大洋，每一副（兩只長板櫈）半塊大洋，將來離開里山時，須還給房東。

因爲原料是房東的。借一張方桌子，每月租金一角半。我都一一應允了。

山裏人不用淨桶，臥室裏放着一只沒蓋的糞桶，男女老幼，都藉着牠方便。三天五天後，排泄物盛滿了，擡出去倒在糞窠子裏。這是數百年老祖宗遺傳下來的古法，子孫不願改變。至於糞窠子，更漫山遍野都是。在葉佳引小棚里左近，有幾所比較乾燥一些的糞坑屋內，每天總有許多人，腳着單煙筒，坐在坑板上談天。他們的胃口和抵抗力，似乎特別強健。因此同他們住在一所屋子裏，最難解決的，便是隔壁房間的糞桶。馬桶非自己帶來，沒有借處，也沒有買處。蒼蠅和蚊子特別多。拿杭州天竺的蚊子同里山比，那又是小巫見大巫了。

#### 八 里山的生活情形

山深林密，避難人算爲最安全的地方，就是最不方便的地方，東山下便是一個例子。買東西須走十多里路，來回要足足半天。本地人怎麼辦呢？他們是園裏種的蔬菜，甕裏藏的鹹菜，缸裏的米，餅裏的鹽，竹園裏的筍，老母雞生下來的蛋，一月半月不買東西是常事。況且他們的正當業務是造紙，種田反是副業。造成的紙，一擔一擔的送出去，回來順便帶一些需要的東西，毫不費事。惟



有我們逃難的異鄉人到此，便麻煩了。一擔紙從東山下送往輪船碼頭，十里多路，只規定六分，可是我們的一擔東西，從碼頭送到東山下，便要八角。

里山的生活程度，比較天竺低。一斤筍篋，一只雞蛋，價值都只兩分。一元法幣，有時可以買五只活鴨。逃難來的同志，因為受本地人的歧視，買東西畢竟貴一些。有時候他們肯開門見山地告訴你：「你們是杭州人，六個銅板一只雞蛋不賣！」

竹是做紙的原料。截斷竹竿，劈成篋片條，一捆一捆浸在谿溝裏。浸夠了，撈起來洗淨，送到水碓上去打。水碓是一個長圓形的木輪。木輪軸上，裝一同軸桿成十字形的小齒。很急的澗水，衝過木輪上鱗片，木輪轉動，軸上十字形的小齒，撥動直鈎式的長木椎，椎便一起一落在砌在地上的石臼裏打個不停。遮蔽水碓的屋子，疊石圍牆，誅茅蓋屋，不過藉避風雨，結構極簡單。其普遍的狀況，宛如江蘇的大江南北的水車棚。一進里山，到處可聽得水碓上「敵達」「敵達」的怪響，從小屋裏發出。水碓上的原動力是山溝水，水不停的流，輪不停的轉，婦女們在水碓上料理竹屑——紙的原料，也就是晝夜不能停的在那裏伺候。管理水碓都是女工，分日班夜班，日班每工五分，膳食自理，從日出到日沒為工作時間，夜班每工六分，膳食自理，從黃昏到天明為工作時間。據一

位女工自述，冬裏做夜工最苦，水碓屋子沒有門牕，一宵工作，往往四肢知覺盡失，籃子裏的冷飯皆成冰塊。可是工作雖苦，待遇雖薄，勞資間却無問題。至於造紙的方法，一切仍用土法，從竹頭做成紙張，前後經過，約須七十天。衛生草紙和捲紙媒的火紙等一類的紙張，都是里山出品。里山紙的銷路，都在內地，上海不甚著名。

里山的澗裏，因為浸滿了做紙的原料——竹捆，澗水渾濁如油，飲料須得另外挖井。道路上點綴着豬、狗、雞糞，沒人掃除。山上沒有清潔、衛生等觀念。一路的房屋，都很古老，除了亦佳、小輞、里有幾所新建築外，其餘都是斑駁陸離古香古色的老屋。據說洪楊之亂，里山未遭兵燹，山中住宅，全部保存，所以現在人家的棟梁上，都保留着很精細古舊的彫刻。

山中人起身不甚早，睡眠不甚遲，他們的作息，似乎都以日出日沒為準則。看見日人的飛機在頭上盤旋，也不甚怕。山上有一層一層的山田，可以種稻，灌溉完全靠着天然流下來的澗水。本年稻和雜糧，都長成的很好。里山風景，以夏靈峯先生當年讀書處的靈峯錦秀為最佳，其餘都很平庸。

山上極少廟宇，亦一奇事。

九 從上海經寧波繞一個灣兒回里山

到里山已兩個多月，光陰飛快的過去，巖石畔的狗尾巴草，都白了頭在風裏搖，已經是十月底了。我的叔父在上海病故，不得不回來一次。就擱了好幾天，南市失陷了，滬杭路已不通，打算趁海輪從寧波繞一個灣兒回里山。

外灘輪船公司門口，擠滿了人，一直擠到馬路上。「生意興隆通四海，」這也是平常時候所沒有的。好容易買到一張官輪票，第二天下午兩點鐘上船，找到我定的第三號官輪，已經有一位寧波客人先到。我告訴他我要到的地點，同他寒暄。他是一位老於世故的旅客。他告訴我只要出得吳淞口，進得鎮海口，從寧波過杭州到里山，是沒有問題的。恩德輪船在炮聲中離了上海，出了吳淞口，不曾遭遇到麻煩，我們整理舖位睡覺。睡得正熟，茶房敲門報告：「先生！鎮海口封了，已經接到無線電，船主叫我通知客人，現在船向舟山開，願意在舟山上岸的，上岸，不願的送回上海。」茶房完成了他的任務，反身退出，到別一個房間去報告。不一刻，全船都知道了，發出混亂和嘈雜的聲音，可是也沒有辦法。大家望天亮，天越是不肯亮。

翌日上午十點鐘，船抵舟山。舟山是我們東海中惟一大島，其形如舟，所以稱牠舟山島。入海港口多暗礁，築有礮臺。港中水量很深，可以停泊巨大的船隻，算是東海中的良港。可是舟山到寧波，還有二十海里，從舟山登陸後如何再前進到甯波，熟悉這條路線的人，委實沒有多少。一時議論紛紛：有主張上岸後擺渡到穿山再走寧波；有主張請求船主直放到穿山；有主張乘原船回上海。結果因為船上有許多傷兵，當地警察認為事前未得通知，沒有準備，無法安排，也請船主開到穿山去再說。得到船主考慮後的允許，開船向穿山進發。

因為路線不熟，船在中途擱淺了。開足機器打倒車，前進後退，終是不動。沒法只有等潮漲水高再開。正到無可奈何的當兒，統艙裏忽搜出漢奸。全船的乘客和傷兵，一時都烏飛鵲噪，張惶起來。後來由船上放下小汽艇，央求率領傷兵的官長幫同將漢奸護送到鎮海司令部去。同時因為船上傷兵太多，重傷的也不少，復同鎮海軍事當局商議，讓這一條船進口。結果靠傷兵的福，在一位特派的領港者引導之下，我們從千難萬難中到達了寧波。

上岸時候，當然讓傷兵先上去，扶的，抬的，背了走的，拖着拐的，前前後後，約略有兩個多鐘頭，才把一千兩百多位傷兵送完。寧波的救護隊很努力，一切設備也充分。假使平時沒有相當的訓

練，決得不到這樣良好的成績。旅客上岸時，不如兵士有秩序。大家都有行李，挈着行李走，愈擠愈走不開；最麻煩的，便是在我們擠得要命的時候，中間反趕上了幾十個挑夫，甲罵乙，乙怪丙，無數唾沫點，飛濺到各人臉上。我給大家擠住動彈不得，兩足站在冰涼的水裏，後來才明白是尿。旅客登岸，足足也費了一個半鐘頭，因為在半路上捉漢奸的一回事，給當地軍警知道，所以他們對於每一個旅客，盤問得特別道地。

一〇 在杭甬途中

時間已是十二點鐘，將近半夜，船上一天不吃東西，現在稍為覺着餓，然而也沒辦法。在旅館裏，喝了幾杯茶水，納頭便睡。第二天醒來，打聽火車的消息，據茶房說，杭甬火車要下午六點鐘以後開行，為的是要避免空襲。我打聽明白，覺得尙餘着大半天，可以瞻仰瞻仰我素所傾慕的「走盡天下不如寧波」的寧波。我們旅館的樓牕，恰恰臨着甬江，憑牕可以看到沿江一帶景物。江中很寂寥，來往船隻極少。路上行人亦不多，聽不到一些喧囂的市聲。出旅館門，走上江下的大道，也很淒涼，大約沒有戰事前的甯波決定不會如此。過了新江橋，一直走進城廂，沿街有許多店

舖，已經關上排門，不做生意。有一家賣蛋條餅的，倒還在那兒很緊張地工作。我問他市面爲什麼如此不景氣，店老闆告訴我：「時受日機威脅，大家都收拾着準備避難，惟有我們這種小本經紀的店舖子，不做不活，然而也只是做一天算一天。」我向他買了兩毛錢的蛋條餅，又香又甜，大約在逃難人嘴裏的糧食，總是特別滋味好。馬路上的路面，高低不平，黃泥和石子，似乎有些不甚妥協。兩旁建築物雖舊，却尚整齊，足見當地風俗民情的儉樸。中山公園在城的中區，佔地極廣，設備也不差，可是游人很少。一池清水，有人在那裏垂釣，始終不會見魚兒上鉤。心上十分不安甯，好像有事，徘徊了一會，便步行回寓，準備上火車。

下午四點半鐘，趕到火車站，知道要七點半鐘開車。在車站上買到幾只燒熟的山芋，十塊豆腐干，打算在車廂裏晚膳。

火車準時開了。車廂裏多半是兵士。有一對鄉裏夫婦，帶着一羣小孩子和幾件行李，擠在我右邊的一排坐位上，餵乳，換尿布，大的孩子嚷着要吃，女人歎息，訴苦，怨命。有一位兵士高聲說：「不用抱怨！小孩子愈多愈好！回去再多生幾個！」有人笑了。

那兵士却又很莊嚴地接續着說：「笑什麼？增加人口，便是增加我們長期作戰的原料！」

車行很慢，到曹娥江已經有半夜光景。大家一齊下車，走到渡頭去。斜月一鉤，便悒鬱地懸掛在樹梢邊，照着我們前淮。在月光裏看看車子裏下來的人，連一個長得像熟人的都沒有。大家低着頭走，走到渡口，有四五隻渡船在江邊等。人太多，船太小，來回好幾次，才全數渡到對岸。白露橫江，水光接天，夜色甚佳，可惜沒有心緒去賞玩，委實辜負了良夜。

火車又一搖一擺的開走了。明明知道天亮纔到杭州，可是大家盼望，站起，坐下，扒着玻璃窗看，却又看不到什麼。天明到蕭山。離蕭山車站不多遠，有幾間民房和堆棧，前一天炸燬，所以蕭山也籠罩在恐怖狀態中。

站警吩咐旅客下車，因為車站上已接到命令，火車到此算終點，不再前進。軍事時期，沒有解釋爲什麼停車不進的必要。大家都懶懶的爬下車來，各自找出路。我繞了一個小小的灣兒，雇到一輛人力車，到杭州八塊錢。跳上洋車，自己估料着從杭州到里山決不會再生問題。

一一 杭州都逃空了

「不如意事常八九！」一路過去，迎面來的人，似乎都露着慌張樣子。初時尚不在意，後來愈

走向前，離着杭州愈近，迎面來的人愈多。老母雞，小豬，青菜，小孩子，全都擠塞在一副擔子裏。男人挑着擔，女人背着包，成羣結隊，準對着我方纜來的一條路上湧過去。擔子裏放不進去的牛、羊、磨頭腐的驢子等，都另有人牽着繩子在後面趕。我摸不着頭腦的自己納罕：「這是什麼一回事？」我幾次攔住他們發問，可是他們都乾瞪着眼，含含糊糊地答復我：「杭州都逃空了。」觀察他們的神情，似乎認定我是一個過路的傻子。

硬着頭皮向前走，心窩裏怦怦地跳躍，到達江干義渡碼頭時，早已沒有渡船。不過夢想搭輪船到里山去，總得過江。幸得那一天錢塘江大橋已開放，我決意走橋上渡過這一條沒有船隻的江面。不過在橋面上覺得只有來的人，原來杭州已被放棄，連警察都撤退了。江干一帶，混亂異常，各家旅館和店舖，全都關門。「黃鼠狼上獨木橋，」進退維谷，我只得再從橋上擠回來，時間已是下午四點鐘了。

這一天，我記得是陽曆十一月十七日。我想連夜走到里山去，可是找不到一個熟悉路徑的伴侶。後來碰見三郎廟義渡碼頭的茶房，給我介紹一位本地人，認識到里山去的路線，報酬八元。一切講明了，開步走。



夕陽在山凹裏，呈露着垂頭喪氣的黃金色。混亂的人影，嘈雜的人聲，感覺到人生流離轉徙的悲哀。回視我今天走過來的一座錢江大橋，還是長虹也似的架空在浩淼無際的江上，輝映着落日的古紅。

錢江大橋是連接滬杭甬鐵路全線的中心，也是東南七省的交通總樞紐。由康益公司承造，自從民國廿三年動工以來，經過幾度停頓。因為錢江水流湍急，江底浮沙淤積，橋墩凝結不易，工程發生困難。後來用「沉箱」法造成橋墩，工人因工作而犧牲在沉箱中的很不少。今天這一座橋，可以算是時間、經濟、智慧、生命四者的結晶。不知道這誕生不久的偉大建築物，會不會在戰爭中遭劫運？我又幾時再來走過此橋？在說不盡的遐想和悵望中，令我不知不覺地走了許多路。

昏黑目遠處襲來。路上行人越走越少，只餘得一絲颯颯的風聲，搖動了寂寞的夜景。雲片裏又漸漸地露出一些月亮的光芒，催着我們趕路。

一一 到里山再走東梓關

到里山已將近半夜。下街頭上街頭沒有半個人影。我們也沒法休息，一鼓作氣走到東山下，

敲着我寓所的門進去，房東摩挲倦眼，起床招呼，才知道此間許多避難者，因這兩天謠言太盛，杭州有不利消息，驚弓之鳥，都已不約而同的遷徙到蘭溪去，山裏却另換了一批新逃難同志，數目比以前更多，房租居然漲價。我的眷屬，由我們老太太作主，在牙牌神數籤書上求得一課上上籤以後，亦於前一天毅然決然搬到東梓關上塗山的朋友家裏。臨走前一晚有電報給我，可惜我沒收到，又撲一個空。當夜沒話好說，向房東借了兩捆稻草，一條老棉絮，在灶前頭一方空地上攤上一個地舖，和伴我同走的行腳伴侶，一同胡亂睡了。

天明下山，擡頭望見白雲，心裏像有什麼像白雲一樣地沉鬱。走到街上，知道江裏已沒有船隻，簡直又要靠着這兩條生不逢辰的老腿，再趕到東梓關去。里山到東梓據說有七十多里山路，認識這條路線的人很少。我心裏着急，急得冒火，天又下雨了。我想昨天晚上，月亮很好，爲什麼今天下雨；又想要是昨天下雨，我們在路上更狼狽；不過昨天有同行的伴侶，今天沒有一時風起雲湧，幻想到水滸傳裏神行太保戴宗縛在腿上的甲馬，在逃難時却有用。又想到蕩寇志裏的康捷雖然沒有甲馬，却比戴宗走得更快。更聯想到封神榜上的風火輪；西游記裏一筋斗十萬八千里，孫行者大約一個人在最無聊沒有辦法的時候，會如此胡思亂想，再進一步便是白癡了。定了

一會神，忽然記憶起街後河浜裏，常有幾只捉魚船停着，或許可以商量開到東梓去。

這幾天因爲運輸關係，在江面上船隻，都奉命集中於指定港口。不願意服役的，都已高飛遠走，駛往別處去逃難。雇船真不容易。便給你雇到了，半路上遇到穿制服的人們，還是「好漢不吃眼前虧」，在一聲吆喝下，客客氣氣讓他們爲是。我很湊巧，給我在浜裏找到一只極小的漁船。因爲太小了，全體只能容納三四個人，所以路上不怕拉夫。況且船的兩旁，還掛着幾幅很麻煩的破漁網。叫他送我到東梓，給他十五塊錢，講妥了，便解纜。據搖船的漁夫自己說，這幾天捕魚不如渡人。

雨點忽疏忽密，我撐着一柄在里山新買的油紙傘，蜷伏在船板上，因爲小船沒有遮蓋的篷。我的衣服終於打濕了，向船家借得一領破簑衣，披在身上，活像一只受驚的刺蝟。

岸上有人瞧見我們過去，舉起電筒射着，結果說一聲：「讓他去！」委實我的船太小了，夠不上被拉夫的資格。

在船上坐得太久，兩腿有些酥麻，想立起伸伸腰，船又晃動得利害。半夜以後，雨漸停，四圍漆黑渺茫，放下傘，剝去破簑衣，疊在一邊。倦極了，靠着自己的膝蓋打盹。

## 一三 叫兜子赴上塗山

到東梓已經是第二天下午兩點鐘。杭州到桐廬的輪船，本來也在此間靠岸，所以東梓也有輪船碼頭。碼頭兩旁都是樹叢。來往的船隻，老遠望見樹叢，便曉得到東梓了。上岸以後，叫兜子赴上塗山，代價二元。此間風俗，和里山相同，本地人不肯擡轎子，不過里山碼頭上有江北人組織之轎行，此間沒有，故里山有轎子，東梓沒有轎子。此間盛行的兜子，等於里山盛行的幽籃，本地人認為無傷大雅，肯擡在肩上擡着走。至於爲什麼不擡轎子，只擡兜子？用轎子擡人和用兜子或幽籃擡人，有什麼分別？那便沒人講得出所以然。論舒適和式樣，兜子和幽籃，都不如轎子。幽籃是一只長圓形的篾籃，人平坐在籃裏，（有時對面坐兩人，）用一根獨龍杠穿在籃環上擡着走，遠看像一具不會油漆的扛箱。兜子的製造更簡單，在兩根平行的木竿上，用麻繩一高一低懸掛着兩塊板，高的當坐位，低的算擡腳，就完事了。兜子上有人高坐着，很像農村賽會中擡偶像的顯轎。我第一次嘗試兜子的滋味，招搖過街市時，很自覺滑稽。停一會也就慣了。東梓碼頭到上塗山，約九里路，山村無雜人，何處住有外來的逃難同志，一問便知，擡兜子的伕子，都很熟悉。據他們自述，前幾

天里山逃難來的幾批人，也都由他們迎接，碼頭上生意，沒別處人來搶。所以不一會便「輕車熟路」送到我目的地。

一四 洞天福地的上塗山

我住的是兩間樓房，門對青山，宅繞流水，風景很好。此間生活，似比里山更低，青茱羅葡，每斤兩只銅板。本村有兩爿肉店，三爿南貨店（其實即鄉下的百貨公司），兩家豆腐店。一切苦吃苦用的東西，本村足以自給自足。假如你要比較大的市廛，到深澳五里，到東梓關九里，到場口十八里，到窄溪二十四里。鄉下人對於時間經濟，不甚注意，一走出門，便是一半天。因交通的不方便，寄一封信要走十里八里，外邊消息，隔膜得可憐。在深澳市上得到一張隔二三天的東南日報號外，要看遍全市鎮上識字民衆。左近幾個村落如新佳莊、上塗山、下塗山、新山塢、老山塢、洪家蕩……等，他們較大的買賣，都集中在深澳；不則便到東梓關。東梓和深澳的市面，都跟着窄溪場口的市面走。窄溪場口的空氣緊張，此間也會緊張，所以在挑夫販卒的嘴裏，可以得到沿江一帶光怪陸離的謠傳。

此間山勢，比里山開展得多。在四面皆山中包涵着一片極遼闊的平原曠野，真有阡陌交通，雞犬相聞的景象。山上的松岡，和山下的菜畦麥隴，相映成趣。秋冬間滿山都是松樹上蛻下來的松針松果，山民隨意收集着做燃料。山嶺上是砍不盡的茅草、荊棒、藤蘿和其他不知名的雜樹。所以山民靠着樵柴，亦能過活。在深澳市上，可以挑一擔樹柴到店舖裏換東西。「以物易物」的制度，似乎很自然的還存在。例如要買五只銅板糖，你可以拿一只雞蛋到櫃臺上去交換，經手人自會給你五只銅板的貨物。炭、米、麥、冬筍……等，一切都可以拿到市上換東西。

#### 一五 東梓的出產和習俗

東梓的出產品是草紙，原料爲稻草。由稻草製成草紙，前後經過約五十天。稻草經過石灰水浸漬腐化，用耕牛細細踐踏成稻草茸，然後置入布袋，在潭水中沖洗，洗淨壓乾爲餅形，便送入紙池內撈紙。東梓人的出息，似乎在做紙不在務農，故秋收後到處可以看見閒廢着的荒田（只種秋熟，不種春熟），卻沒有人家不做紙。紙僅兩種：一爲南貨業用以包裹之大草紙，一爲淨室內常用之小草紙。本年因爲發生戰事，東梓貨物不能暢銷到外埠，堆積在家成死貨，農村經濟便呈露

着一種捉襟見肘的景象。

別處的耕牛，祇用着耕田、推磨、做礮，此間卻多一項踏紙的工作。所以東梓耕牛特別苦，一年四季無休歇，而東梓豢養耕牛的人家也特別多。牛太多了，平原牧地不敷分配，便有人放牛到高山頂上。一雨之後，奇峯怪石間，點綴着幾條老牛，兩個牧童，在白雲外忽隱忽現，頗有詩意。

松林中多寒露菌（俗呼松菌），村童雨後採拾，價很賤，味很鮮。有時雨後暴熱，山坡上到處生長木耳，婦女們爭上山拾取，頃刻盈筐，和豆腐同煮，味亦鮮美。據說此並非木耳，詩經上的「采采卷耳，不盈傾筐」，卷耳就是這東西。拾菌、捉卷耳、收松花、抓松球，都是山脚下婦女們最有趣味的工作。

山村婚嫁，盛行童養媳制，兒子四五歲，拖鼻涕的小媳婦便進門了，理由是省錢。因為要省錢，免得將來圓房麻煩，小媳婦進門時，便點起紅蠟燭，命令小兒女一同拜堂。據說有了此項手續，將來不用再舉行其他禮節，便可生兒育女了。貧苦階級，大都如此。至於殷實農家，當然也有迎婚送嫁之事。婚嫁中最重要的便是「喫」。六姻三黨，要接一連二的喫上幾天，纔算大典結束。送禮的喜聯，多半僅有上下款，沒有中間的聯句。更有連上下款全沒有的空白對聯，對聯盒子上寫「某

某謹賀，」也算一份厚禮，同樣在中堂懸掛。有次在一家喜筵上見一對聯：

避難武陵源，林密山深偶託庇。

洞房花燭夜，珠聯璧合看新人。

丁丑孟冬，避難東梓山中，適值××先生爲其賢郎××世兄授室。一門喜氣，滿室祥和。

躬逢盛典之餘，益感里仁爲美。幸此地峯巒無恙，欲借紅袖以勵青年；看中原風雨如晦，冀藉家慶以避國難；是皆××先生賢喬梓之心也。

×××謹賀

似亦避難同志手筆，聯句和跋語，似尙通俗，書法尤佳，可惜姓名已記憶不起來了。

山中少著名醫生，病人迷信求仙方。有一次我見一仙方爲「油木梳齒半只煎湯，」我不懂得醫理，更不懂得仙人的醫理。可是求仙方的太太，總是張別古進城隍廟，見神見鬼的什麼都相信，喫下去有效沒效全不管。左近有一位患着偷糞老鼠的病人，喫了不少仙方，什麼馬勃、白狗屎在瓦片上炙灰……等等，當然，喫下去都不會中用。後來有一位賣野藥的大夫挑着擔經過，他說會治這病。他在擔上揀了一種藥草，放在嘴里嚼碎，吐在病人的糞門邊，一天一天的如法泡製；十多天後，果然給他治愈了（前後共十六天）。我問他這種沒有名的草，懾得可怕，連根上泥都沒



洗淨，如何治得病好。他說：「救人的東西，外表那裏會好看？」

日月交替，屋後屋前的樹葉都變了顏色，在風裏簌簌地響。山上的功勞樹子，一球球紅得發光。在上海耶穌聖誕夜裏，這種紅得像天竹一樣的功勞子，帶着有刺的綠葉，每一球要索價四五毛錢。可是此間山裏卻到處都生長着。野生不值錢，特別茂盛。有刺的葉叢，保護着血紅的子，在陽光裏分外顯着牠的嬌豔。假使將這山坡上一叢一叢的野生植物送往上海香港，牠便立刻身價十倍（因為將近聖誕節。）我摘了不少回家，過幾天乾枯了，丟在牀頂刺老鼠。

一六 形勢緊張再搬上南塢

富陽有戰事消息，飛機每天從山凹裏飛過，塢口，窄溪混亂，深澳東梓關的空氣，相當緊張，上塗山不能例外。因為郵線的變動，來信收不到，去信亦發不出，愈無正確消息，愈慌張。東梓關塢口，窄溪洋漲沙……都開始逃難。新佳莊、老山塢、新山塢、下塗山、上塗山，都住滿難民，山谷中平添了數千人口。

山中不知陽歷，亦無星期。記得那一天是廢歷十二月十五，家家門口點着棒香，老婆子嘴裏

喃喃地頌着佛號，大約是陽歷一月十三號吧，朝上起身後爬到山頂上瞭望，隱約聽到砲聲。漆着紅太陽徽號的大轟炸機，一隊隊頭上掠過。深澳已經閉市。我的朋友同我商議搬到上南塢去。

上南塢離上塗山五十里，離深澳四十五里，是高山上的一個山塢，有五六十份人家在那邊住着。因為四面都圍着很高的山峯，交通很不方便，歷來戰事都不曾蔓延到牠那裏，所以今天又有很多人想到牠。我對於上南塢沒有認識，聽人家說好，便跟着走。從上塗山出發，走完二十里平路，其餘便要爬山，全是山路了。老太太坐在兜子上發愕。坐在兩只籬筐裏挑着走的兩個孩子，又嫌屈着腿不好伸縮，有些腳麻，要坐到祖母兜子上去。內子自信擅長爬山，可是今天也感覺到有些不濟事。因連日陰凍，山徑上凝結薄冰，愈到高處，氣候愈冷，路愈滑。

清早七點半鐘動身，午後一時許到達上南塢。我的朋友這裏有熟人，租屋不十分困難。將行李搬進屋子後，開發了腳夫，委實有些覺得倦，喫幾個麻餅，在地上攤開鋪蓋，納頭便睡。

第二天開始整理工作，洋風爐、小鍋子、飯碗、筷……都檢查過了；飯碗和碟子，各碎了一只。喫朝飯缺一只碗，討論補救辦法，（因為上南塢買不到碗，）我說打碎我的碗，應該我遲喫。內子央求我陪着老太太先喫，她候補。

右腳跟上給草鞋刨掉一片皮，兀自出水。房東太太笑着說：「一個人受災受難，冥冥中有一筆賬目，不受盡不了賬。最好不欠賬，便不用了賬。你們委實太享福，爬山都不會。趕快念佛，求佛菩薩保佑，消災降福。」說完了，繼續着念她的佛號。我覺得佛教在中國，確有牠的潛勢力，深山窮谷，人跡不到之區，往往會發現廟宇和佛像。牠的勢力的發展，似乎純任自然，毫不勉強。我們的房東太太很信佛，心經、彌陀經上的粗淺意義也懂得，據她自己說只讀了兩年半書，所以讀不了更多的佛經，是一件憾事。她不時同我們講佛的教義，也聽得過去。我常覺得聰明人不成佛；成佛的或許倒是愚夫愚婦。

寒冬臘月，日短夜長，尤其是上南塢，四面挺高的，山中間露出一方天，不到十點鐘見不到太陽，兩點半鐘以後又暮色蒼茫了。山頂積雪，不易融化。下雪的天氣，平原上並不下雪。我勾留上南塢約三十餘天，到有十五六天下雪或天陰晴天很少。在上海嫌睡眠不足，「過猶不及」也是苦事。屋頂上積雪過厚，有時因一線陽光射在某一處屋角上，融化一角雪塊，而其餘的雪地仍堅凍着，不讓融雪流出；這股水便湧進瓦縫漏入屋裏，浸沒你鋪子上的被褥。山上人沒法修理這樣的屋漏。

一七 上南塢的生活

上南塢的生活程度，比上塗山更低，炭和冬筍等，簡直不甚值錢。可是住在這裏，卻苦極了。但陽光太少，天氣陰森，而且什麼東西都沒有。難得挑來豆腐擔，物以稀為貴，大家都搶着購買。因豆腐太軟，爛塌塌的挑着上山，很不容易走。所以挑上山來的老豆腐，比上海豆腐干還老，從來沒有嫩豆腐看見。一切食糧米麵，都得央人趕到深澳去買。一天到晚坐在家裏烤火，五點鐘休息，十點鐘起床，這便是我們在上南塢的起居注。

山中食糧，不全恃米麥，最重要的倒是六角和粟米。還有一種樹根，他們也敲碎了打成粉，調在粥糊裏喫。喫樹根的時候，你最好當作不看見，不要去作探險行為，讓人家討厭。

時間已是陰歷的大除夕了。我不管雨雪，覺得無論如何，總得出去考察考察當地的過年光景。據他們說，今年糖價太貴，白糖一元兩斤半，黃糖三斤四兩，年糕只能不做。他們都包粽子代替年糕，包粽子不都用糯米，有許多人用粟米或六角。至於送灶祭山神等，他們規定在十二月二十四二十五兩天工作，我只看見我房東一家的儀節，也就算了。過年拜天地，只許男人行禮，女人須

躲避。拜天地的時候，一家老小五六人並列在一起，一同跪拜。送灶轎子用篾片做的燈油掛落代替。元寶用黃紙摺就，不用錫箔。大約上海人家過一次年，他們可以過一百次。

陰歷元旦那一天，他們沒有什麼舉動，不過賭錢。房東中堂裏懸掛一幅祖宗神容，上邊共畫着五代肖像，末兩代肖像身上都貼一「壽」字。我正在納罕這「壽」字的用意，忽然立在我身旁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指點着說：「這一個是我！」原來他們在繪畫神容時候，將闔家老下，全數畫上，活的人算是喜容，身上貼一「壽」字。將來壽終正寢，便將這「壽」字撕去。一勞永逸，也是辦法，不過在這一軸五代同堂的神影上，現在尚活着三代，最幼年的不過十二歲，元旦日祖父拈香對着十二歲的孩兒膜拜，也就是對着自己行禮，未免太滑稽了。

連朝風雨，據說是舊歷新年裏應有的現象。忽然有一位避難同志急急忙忙地搬下山去。謠傳富陽日兵有進撲桐廬模樣，是他們搬走的原因。我走過去探聽，又含糊不得要領。山裏有一家雜貨舖，出售些油鹽醬醋，聽說因為避難人多，有此需要，也是應運而生的新開店，店舖裏人很客氣，招待殷勤，因此不特顧客歡喜，便是談天說地，打探消息，也非到這兒來不行。陰歷新年裏大家沒事，都聚到這裏，更加熱鬧。我過去和大家江裏裏的談了一回，問問有什麼外邊帶來的

口信。有人說近來游擊隊很活躍，上南塢的山頂上，都有了他們的蹤跡，所以有許多避難進來的人現在又搬走了。的確，游擊隊正在各地找路徑通聲氣，布置他們的游擊網。這裏也是一個可以埋伏的地點，當然不肯放棄。我聽明白了，覺得這裏沒有我們久留的必要，搬出去是不錯的，熱米打粑粑，一切得趁早。

一八 領一張難民出境的護照再走麗水

有一位同學在麗水，我想到麗水看風色。一切同家裏人商妥了，老太太也同意。我便託人請領一張難民出境的護照，因為時局確實緊張，沿江一帶，已有布置，沒難民護照不好走。有許多在山的難友見我也要走，同病相憐，各有各說不出的打算，慌張，無聊，依依惜別，種種的情感都在他們面面相覷中表露出來。但是集中在一點，許多人都主張離開上南塢。

陽歷二十七日那一天，記得是舊歷正月十五日元宵節，天氣陰霾，有些毛毛雨，我們在東方沒有發白的時候，便起身裝配行李。路遠，又要爬山，每擔行李不得過七十斤，經挑夫攔在肩上市試過核准，大家緊一緊腰間的束帶，準備上路。四擔行李，一擔小孩，四肩兒子，啣接着在山坡上瀉

下，時間約五點鐘。一路走來，天漸明，雨漸大。

經過深澳、何村、小潘、徐家棚、珠山、牙橋，下午四時到桐廬。在牙橋時候雨最大，警士檢查又最認真，費時間最多。挑夫等都在這時候狼吞虎嚥地嚼他們隨身帶的乾糧——粽子。由牙橋到桐廬一段路，天晴最好走，這一天因趕朝陰雨的關係，泥滑如漿，擡兜子的脚夫，止不住的滑，瀉到田溝裏，我也沾得半身泥。他埋怨着說：「比擡死人還要重。」

徼倖得很，到桐廬碼頭上便雇到一只江船，這是在近日內可遇而不可求的幸運。桐廬到蘭谿，本有快班船好趁，不過擠得要命，買不到高鋪。現在自己雇到船真是逃難以來第一次遭到的如意事。我的目的地是麗水。目前計劃，坐江船從嚴州到蘭谿為第一程；由蘭谿坐火車到金華為第二程；再從金華搭長途汽車經永康、縉雲到麗水為最後一程。將行李搬上江船後，第一步計劃便算完成了。可是脚夫中有人丟掉臂上的證章，不能回去，央求我向當地鄉長警士聲明原委，補給一個。我發現他就是擡兜子跌筋斗沿途向我發脾氣的那一位壯士。他說話已軟化，不似先前那樣替天行道的橫蠻，滿臉橫肉裏帶些勉强的笑容。我替他去交涉，又費了不少時間，結果總算圓滿。概括一句說，這次我沿途碰到不少好人。

江船中有舖位兩排，每排分上下層，兩面對列。中間一條過路，晚上人多，也可在此地攤舖。開棹要候潮水，看風色。晚上不開船，明天一早起棹。我得到這消息，覺得時間很多，坐在船裏無聊，何不上去看。

一九 桐廬訪睢陽廟

大雨之後，忽然晚晴，好像天公有意爲難，一定要使「路上行人欲斷魂，」嘗嘗亂離滋味。攜着手杖上岸，沒有一定目標。桐廬街上，駐滿軍隊。公園和民衆教育館，沒有一個游人。忽然想起睢陽廟那一副對聯：「許偃師識素心，匝月殉城，終古全淮資保障。顏常山同奮舌，凌煙繪像，至今率土仰英靈。」這對聯還是我的老夫子葉栗安先生背給我聽的。一時心血來潮，便聯想張睢陽先生當年爲國捐軀的壯烈，「高山仰止，」很想走到桐君山去看看，因爲睢陽廟聽說在桐君山上。可是桐君山又在那裏，也不清楚。走不多遠，找到一位本地人，年齡約在六十開外，滿臉皺紋，鬚鬚上黏着一片鼻涕水，正在反關着他自己的板門，加上一具鐵鎖。我問他到桐君山去的路程。他說：「到桐君山去不遠，渡江沿着汽車路走。現在怕不方便去吧！」同時有一位兵士見我在那裏嚕



嚙，走來繞問，更有許多閑人，圍攏來看熱鬧。我便將來意老實告訴了，他們也勸我不要去，並說明時間也不夠。我回船時，想買些東西喫，卻只買到一瓶酒。

二〇 順流到嚴州

船上備的夜飯很好，一盤青菜，一大碟子韭芽肉絲，豆腐湯，蘿蔔塊，都是我歡喜吃的菜蔬，尤其是韭芽肉絲，已經半年不會上口，兩杯酒，兩碗飯，津津有味。一夜熟睡，醒來船已解纜。

水聲橋聲，拉篷上桅聲，收篷下墮聲，經過淺灘，舟子撐篙吆喝聲，混亂了好一會，七里灘到了。由桐廬至此，水程三十五里。七里灘的水面很曲折，巉巖急湍，有時好像沒有路，可是轉一個灣，又是峯青水碧，跳出另一個新境界。此間風景最好的區域僅七里，故名七里灘。

喚舟子在釣臺邊繫纜，大家爬上岸去。臺有東臺西臺兩個，東臺好像高一些。事實上這兩個臺，便是東西兩個平頂而不甚高的山峯。因為牠很平，所以有人築亭在上面，這也見得我國人的善於點綴風景。釣臺離江面很遠，嚴先生當年常來往此地，後人紀念他，便稱為子陵釣臺，不一定他在這臺上垂釣。亭裏有兩塊碑，另一塊刻着宋隱士謝皋羽西臺數字。皋羽名翺，福建人。宋亡後

隻身到浙東徜徉山水，在釣臺上哭文天祥，爲什麼人家替他立這塊碑，可就沒法考據了。

七里灘間的水勢很急，曲折太多，沒有風時，逆流挽絳，前進很不容易，所以有「有風七里，無風七十里」這諺語。今天順風，舟子催着開船，便離山登舟。風景雖好，心緒不佳，更以天氣晴朗的關係，日機又沿江窺探，殊覺掃興。

舟行至烏石灘地方，江中潮水稍落，風色亦漸變，帆上沒有力，快船一變而爲慢船。我初以爲烏石灘即是漏江灘，友人金君，去年曾在漏江灘看捕魚，所以我腦海中有了「漏江灘面積數千畝，江流到此分兩派，水激如漏，中有巨魚」之印像。不意漏江灘早在我晨間睡夢中過去。出桐廬不遠爲漏江灘，過漏江灘爲七里灘，過七里灘爲烏石灘。烏石灘離嚴州之嚴東關不過十四里。

船在嚴州停泊過夜。上岸游覽，夜市很寥落，店鋪已全體上門。沿碼頭兩家茶園尙熱鬧，大家都在討論時事。大街上沒東西好買，僅有餛飩擔，買四碗給小孩子吃。

二二 到達蘭谿

第二天早上，船又前進，向南港開行。江風甚微，掛帆無力，撐篙人吆喝着工作。撐江船比撐內

河船吃苦，有多種原因。危灘，急湍，船大，載重，一切工作，都比「欸乃一聲山水綠」之內河船緊張。尤其是撐篙及拉絙兩項。不常趁江船的人，見他們赤着腳在危崖淺灘上曳絙，挺着肚皮在船艇上頂篙，總替他們捏着一把汗。可是船夫的身體特別健康，一天四餐，每飯七八碗，都生就兼人之量。

二月十九日下午六點鐘到達蘭谿。沿途除青山綠水外，尚有不少白雪也似的蘆叢，紅花也似的楓葉，相映成趣，可惜不曾帶攝影機，一幅一幅好畫圖，都失掉了帶回來的機會。論江中風景，最好便是由桐江到蘭谿的一段。浙江共分五段：近杭州一段叫做錢塘江；近富陽是富春江；慶附近曰桐江；嚴州附近曰嚴江；過嚴江便是蘭谿。其實還只是這一條水。

蘭谿爲金衢出入要道，平時商業頗繁盛，西門南門兩條大街，尤見熱鬧。八一三以後，各地都受戰事影響，蘭谿當然不能例外。南棗、蜜棗、白蓮等，都是本地的特產，現在因運銷阻滯，貨多價賤，貶價求售，生意反而不好。船靠岸後，我們上岸買兩斤便宜南棗，每斤只五角七分，當夜在船上過宿，不曾開旅館以資節省。

## 二二 搭車奔金華

二十日清晨，因為急於到金華去趁汽車，便開發了船錢，直赴火車站。預計到蘭谿後一游趙清獻公之告天台，也只好作罷。火車於上午九時開行，離上海以來，趁火車都在夜間，白晝乘車，在我逃難中還是第一次。由蘭至金，相距僅二十餘公里，一小時即達，以時間和心緒的關係，不敢休息，到達後即又直赴汽車站。陰雲密布，北風怒號，似有雪意。

汽車站上因車輛不敷，開車時刻不能一定，旅客擁擠得很。從金華到麗水，票價三元二角八分。我們自上午十點三十分到站，直至下午四時才買得車票，差不多等候了一天。汽車站上之小店和大餅油條攤，都利市十倍，搶購一空。行李都裝在車頂上，圍以鐵欄，尙算妥當。旅客大半是逃難團體由此過路，所帶行李中，以馬桶在汽車裏最難攜帶，都拋棄在車站上。脚夫爭奪馬桶，也起了一陣小小的糾紛。五點鐘後，雪花亂飛，汽車也就開行了。

因下雪的關係，汽車開得很慢。可是走了不多路，機件損壞，依舊拋錨。修理了好久，勉強再開走。路面不甚平，沿山曲折，開車不易。據說築成這條公路的，確費了不少人的心血。因為一路都是

山，往往築路築到無路可通沒辦法的時候，便用開山機鑽巖石成巨穴，在穴孔中裝滿炸藥，連一接二的將山石炸開。炸開以後，再用人工將碎石塊搬去，鑿平路面，方算初步成功。鑿山工程，砂石山比較容易，純石山最難。永康到麗水的一段，便是純石山，鑿路時候，困難最多。

汽車顛簸太甚，多數乘客嘔吐。時在夜間，緊閉牕門，車中漆黑，一股一股熱騰騰酸溜溜的嘔吐氣味，衝進鼻管，真令人忍耐不得。推開半扇玻璃牕換些空氣，風雪又直打進來，趕快關閉，卻又關不上。勉強在風雪牕洞口遮遮掩掩，一直到縉雲車站，汽車委實不能再走，又第二次拋錨停住了。

大家下車，擠在縉雲汽車站上的一間小屋內，等候先前開到麗水去的車子回頭來接。一面汽車站上的職員打電話到麗水去催。那邊回電話說車子已放回多時，等而又等，却不見放回的車子。夜深人靜，檐前滴水，好像打更的更柝，「滴篤」「滴篤」在門外響。我們三十餘逃難同志和三位兵士，魚鱗櫛齒似的坐在兩條木板櫬上談論戰事。汽車站隔壁有一家已經收市的麵店，經大家去敲開門，出錢買米，央求他代煮一鍋薄粥，每人喝一碗，覺得和暖了許多。

東方發出魚肚白的顏色，風雪也漸漸停止。小孩子們東橫西倒的在牆角邊打鼾，車站上得

到電話，知麗水回頭的車子，因中途山崩，被阻在鄰近縉雲的一個站上，須路工將坍下的泥石搬開，才好通車。電話過後，又一直等到上午七時許；大家真急了，商得站長同意，再把昨夜開來的一輛拋錨車子勉強修理一下，慢慢地開出去，送我們到坍山的地方。我們下車步行，扶老攜幼，爬過坍山的一段路，再鑽麗水回頭的車子裏去，才算過了一重難關。

縉麗路長四十二公里，山路崎嶇曲折，當年工程上的困難，可以想見。山坍的一段路，坍下泥石不多，再有半天可以肅清。我們鑒於上一天嘔吐的教訓，一上車便把車牕開了，因為今天沒有風雪，又不是黑夜。經過老虎頭、大瀑布橋、牛厄灘等地方，山路都很險峻，車仍顛簸。汽車隨山轉灣，駕駛另有經驗。就風景論，大庭廟前一段，似乎是縉麗路上最美麗的一段。一條曲曲折折的溪水，碧綠清冽，可以照見鬚眉。一輛車子，在雙峯夾峙的中間，沿着溪流慢慢地向前推進，奇峯峭壁，都做了我們兩旁的屏障。有時好像伸出手去可以摸到山壁，實際上還離着山壁很遠。最可惜的在玻璃牕外望出去總是看到山的一部份，絕不許你窺全豹。這樣「人在畫圖中」的行行復行行，居然忘了車子的顛簸和車中一部份人的嘔吐。

二三 我的同學已搬到湘潭去了

十二點鐘到達麗水。麗水的城牆，似乎只有半圈，還有一半是山，聯合起來成一個縣城，地勢很好。在離着汽車站不遠的地方，找到一個小客棧叫做連城旅館，就近把行李搬了進去。單人舖房間，每天一元二角，飯每客三角，似乎不算很貴。客棧離市梢不過百餘步，逼近山麓，後面有稀疏的樹林，空襲警報時可以趨避。我一看過了，才回到房間裏去洗臉漱口。

午後，走到縣前大街去訪問我的同學。不巧得很，他已搬到湘潭去，因為他的岳家在湘潭。無情無緒的回到旅館裏，在半路上逢到空襲警報，市廛民衆，排山倒海似的向山脚樹林裏趨避。全市店舖板門，早都像排班報數的連一接二關起來，劈劈拍拍一片響。我算是曾經滄海，表面上比較他們鎮定，不過心理上却有一種說不出的不安寧的狀態。

旅館裏住在我隔壁房間的周先生，是太倉人，萍水相逢，一霎時變成逃難中的知己。可是給周先生提起了溫州，我也想由溫州回上海，因為我先前要投奔的同學，現在已經不在麗水。至於上海租界裏的局面，聽說比半年以前（我們離開的時候）好轉，似乎可再去苟安幾時。

老太太的意思，要我到溫州後轉赴廣東做一點應該做的工作。後來決定先送家眷從溫州回上海，安頓好了，再圖跋涉。

二四 轉道溫州回上海

二月廿一日上午七時，一家八口，又託庇在一隻兩頭尖的小艚船上，開始向溫州進發。小艚船的主人是一對夫婦和一個小孩。我和太倉周先生各人佔據一隻小船，用纜繩將兩船並頭連繫在一起，掛着布帆，耐着性兒，伺候着風力的遲速爲遲速。船尾沒有正式的舵，用划槳作舵。船公捉舵，船婦燒飯，一路上到也井井有條。喫飯時船上供給白飯沒有菜，每客五分。船艙用簾篷圍遮着，成弧形。旅客宛然坐在一個圓筒式的艙管內。臥倒的時候，又像一排新開聽的沙田魚。船艙的面積，委實太小，行李沒法安排，只得去了艙板，填塞在艙底，人便在自己的行李上坐臥。可是終日坐臥在這高低凹凸的行李山上，睡倒時候，固然建樑架屋似的左右爲難；坐直起來，也受到圓筒形的拘束，彎腰曲背，沒法擡頭，肩背都有些酸楚，尤其是六十多歲的老母。

舟過石門洞，本不打算停泊，因身體給船艙束縛得太苦，便大家主張入洞游覽。目的在略舒



筋骨，並不在乎觀覽風景，時間規定以半點鐘爲限。石門洞的兩旁，雙峯夾峙，形狀像兩扇門，所以叫作石門。這兩座山門，一座是鼓山，一座是旗山，可算旗鼓相當。洞中有靈佑寺和劉文成祠堂。劉公係九都人，九都離石門不遠，祠堂便是劉先生當年讀書處。著名的「石洞飛瀑」在祠堂後面。瀑布很大，從極高的凸出處瀉下，中間懸空，上邊瀑頭的水塊墮至下面瀑尾時，已分化爲千百萬箇細水點。噴珠濺玉，如烟如霧，小孩子們都拍手叫絕。瀑布池中，有一塊懶頭龜似的巨石，承受瀑布的奔放，將瀉下的瀑水分作雙流。池水甚清，作深綠色。瀑布的來源在天門嶺，離此三十餘里，可稱得源遠流長了。四面風景絕佳，真是有木皆妍，無峯不媚，可見天下沒有傲倖成名的名勝。

從石門洞返舟，身體上的蜷曲不舒，已漸見痊癒。行行止止，廿三日下午四時才到溫州，已兩日兩夜。溫州在甌江南岸，東面臨海，西面背山，溫和的氣候，美麗的山水，豐富的物產，是一個巨島式的城市，所以有人稱讚牠爲「小香港」。現在站在國防的最前線，形勢異常重要。又因爲甌江口外的黃大巖島子，已被日艦盤據，更受到相當的威脅。所以內港門戶如盤石、龍灣兩砲台，外港屏障如玉環山等，防務都很嚴密。我們到溫州那一天的上午，便在舉行防空演習。

溫州的山水如羅浮、仙巖、孤嶼、湧泉、蒙泉等，都很著名，所以蘇長公有「能使江山似永嘉」

的詩句，可見古人對於永嘉山水是推崇備至的。我急於送眷屬回上海，急於粵桂之行，打聽得廿四日下午有海福輪開上海，便急急忙忙地去買船票，游山玩水，已置諸度外。

在溫州買了兩籃柑子，每籃有七十多只，不過四毛錢，便宜透頂。據甌江逸志載：「溫州之柑，泥山爲最，泥山地不彌一里，所產柑其大小六七寸，圍皮薄而味珍，脈不結瓣，食不留滓。一顆之核才一二，間有全無者。」又王梅溪先生也說溫州的柑子同福建的荔枝稱雙絕。可是我今天買到的柑子，圍皮甚厚，帶些苦味，不知什麼緣故。上海市上賣皮苦橘子，大家都稱牠爲溫州貨，那末溫州柑似乎是不甚好的。唐書上的溫州土貢橘和甌江逸志上皮薄味珍的東西，徧處去尋，都買不到。據說溫州柑只有這一種，那真奇怪極了。

輪船上的官艙房艙已賣完，不得已買了幾張統艙票，每人七元，舖位另購。後來同機器間裏的一位銅匠司務商量，將他們的臥室兩間讓給我們，每間二十五元，這種辦法，他們船上的術語叫做「撈黃魚」，不曉得什麼意義。二十四日上船，二十六日下午一時到上海。一路進吳淞口，見浦東一帶，已成灰燼。浦江裏獨多黑色的運輸艦。插太極旗的小船，也有幾只在水面上遮遮掩掩地活動。回憶我們流離轉徙的時間，已經半年多了。